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二卷 由額濟納河至哈密

二十九日，夜中風頗大，但不甚寒。早起天氣甚好。借得皋九外蒙古近世史一本，翻閱一過。書從外蒙古民元獨立起至民十陳毅從庫倫恰克圖退出止，史料尙精贍，且不安加議論，致墜報館鼓吹的惡習，總算像樣一點的著作。不過稱之曰史，殊屬不倫。無組織；且對於外蒙古政治變化與我國內政及世界大戰的關係，一點未能指明，何能稱史？公布一種可靠的史料，以待作史者的採擇，實在是一件極有功績的事。作史是一件極難的事情，且史料不齊，亦無從著手。著作者當自審能力，或專就公布史料方面努力。當自己一定想參加一點意見的時候，即於序中或附錄裏面聲明。如果能這樣組織，雖不作史，自是一種不朽的著作。午餐後與赫定先生談，知道大隊即駐於此，將來即從此地起身往哈密。至設氣象測候所事，則另派專人到索果淖爾和噶順淖爾附近選擇。並決定明天將

偷駱駝人釋放，及派臬九將採集品送至北京，派春舫到毛目，雷益占在此地各事。回帳，與益占說，他不很願意，極意勸勵，他允暫留，希望以後能同他測候所掉換，我許以竭力設法。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帳篷後小沙嶺上一望。嶺雖小而在此數十里中，即爲至高點，所以眼界甚闊。觀落日後始下。晚餐後，蒙古人檢了許多樹身樹枝在帳前空闊地方點起。同赫定先生及其他團員圍火坐談至九點，始回帳篷。

三十日，後半夜起風頗大，終日有風，至晚餐時始住。同赫定先生將偷駱駝人叫到，把他勸諭一番，送他幾天的乾糧，命二蒙古人將他引至數十里以外釋放。派人到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札薩爾送名片并送一點東西，且告以改日即往拜會。

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南邊河畔一遊，後穿林中，始爲胡桐林，胡桐林盡爲檉柳林。檉柳林雖不高大，而枝葉別具丰姿，自饒美趣。我自法國回來後八九年，並沒有看見一個真正的樹林，此河畔樹林雖不算很大，然延袤數里，已非開封及北京附近所能有；且不剪不伐，野趣尤能使人起深長之思，不禁徘徊雷連。今日天氣甚涼，日

中最高，溫度止十一度餘。

十月一日，上午翻閱新疆圖志關於同治年間回亂的紀載。下午眠一時，翻閱西夏記。我對於西夏的知識，異常簡陋，對於內容，不能有什麼意見。不過大體看來，著者對於我國所有關於西夏的材料，搜集的還算不少，並且對於材料的來源他所能找到的，全一一指明；他所找不到，單據張，吳，陳三家採來的，即以三家書標目，這全是很好的。除此以外，則此書用編年體，已不甚合適；頂重要的毛病則爲當史料互相抵觸時，批評太不精確。總之作史搜集材料不過是一種預備的工作，搜集以後，還有批評，組織兩層，全極重要，並且非常地困難。我國現在的作者，頂多就是做到搜集材料，至於後面兩層，我還不曉得有人能做到一部分否。

今日的要務：第一，就是指出搜集材料的重要，使專事搜集的人知道他們自己真正的使命，如無批評，組織的能力，不必妄去亂作；第二，是鼓勵批評的精神，與組織的能力。在這第二點，我以爲宜多有批評的雜誌，使作批評的人有交換意見的機關，因爲個人所能想到的端底有限，有多人互相磋磨，始能底于精確也。

晚餐後，帳外然火，火光頗雄麗，很多的人圍火坐談。後又命隨來的蒙古人歌唱，吹笛，拉絃子，聲音抑揚婉轉，頗堪娛耳。一調名 ПҮҮГ МҮҮХ：譯爲白雲。餘調名則未問。春舫及赫定先生全說牠頗單調，我個人則聽音的耳不聰，未能指出。九點回帳篷，少看一點遼史地理志考。作日記，還沒有全作完，時候已經過十二點了，蠟燭也完了，簡直滅了，我也正好睡覺了。今日天氣溫和，無風。

二日，早晨同學生等談論籌備慶賀雙十節事宜，此地一切東西全不方便，籌備頗不容易，然也只好盡我們力之所能爲。我門德拉塔同塞拉特教他們告訴一切蒙古人說明此事理由及大約禮節，並請他們有什麼玩藝也可以加入餘興。說罷，他們全很高幸地去同別人說。看德文，以後當每日練習。午餐前甚困，躺在牀上，一覺睡去，忽聞搖鈴聲，以爲下午茶點鈴也，正想不去，看錶，時尙未一點，大詫異，以爲錶已停，一聽，又並未停，定醒移時，始悟爲午餐鈴，殊可笑人。午餐後，郝默爾醫生，哈士綸同塞拉特及一牽駱駝人並五匹駱駝往索果淖爾同噶順

渾爾附近，與之作別。黃仲良要明日出發，往尋居延城，令春舫開一伙食單子，並向外國人領出。昨晚赫定先生許借給我 *Von Le coq* 的 *Auf Hellas Shuren in Ostturkistan* 一本，今日下午，馮考爾送來。晚外國人又然火甚大，聽說今天爲德總統與登堡的生日，所以德國人特然大火以資慶祝，與登堡固有可令人敬處，然這裏的外國人可以說全是他的信徒。圍火坐觀，九時回帳。翻閱 *Von Le Coq* 的書，所懂得底，不過十之一二。寢時十一點鐘已過。

三日，舊土爾扈特札薩克派人來回名片，同赫定先生接見使人，知道札薩克名達什，爵爲郡王，並聞其年已七十，兩目不明云云。前幾日赫定先生命蒙古人鑿一獨木舟，放在河裏，走的不很好；以後又命鑿兩舟，用版並釘，上又用木版釘平，前留兩門，以便水入時可開門潑出。今日下午作成，赫定先生約同坐上去試。時船上除我們兩個外，尚有馮考爾及蒙古人《X L L 又》。人多水淺，船不易行。赫定先生以六十老翁，乃能持槳力撐；至于我則雖嘗划船，然皆在靜水中，且船也全不相同，所以至此絕無能爲力；雖能站住，又不便礙他人事，只好坐下。

三人撐，一人獨坐，不勝感愧。走不多遠，終究不大能走，遂靠岸。一不小心，船歪水板上板，趕緊跳上岸而鞋已半濕！歸少眠。仲良因駱駝不好，又不能出發，與赫定先生商酌辦法，決定明天在二十駱駝中因將來要上哈密的駱駝，此時須休息，不發，所以止有二十五匹之駱駝。昨天醫生又帶去五匹，止勝二十匹。挑選一次，如能挑够更好，如挑不够，只好設法另雇。

晚晌又因牽駱駝的人不會說蒙古話，往給赫定先生說，請其更換。因談及歐洲現在飛行狀況。此時的歐洲已與我在那裏的時候大不相同，空中旅行已完全成了極普通的事情。回顧我國的交通現狀，不覺神傷。

四日，仲良因替換駱駝，至將午始能起身。下午少眠，寫家信。晚餐後仍在帳外圍火閒談。狄德滿彈 mandoline，清醒娛耳，然我意不存，所彈大半並未聽見，可為辜負！歸帳九點，略讀 Auf Helias Spuren，（希臘之迹象）寢時十一點已過。

五日，續讀希臘之迹象。書記德人四次到吐魯番，共運去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讀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國家主義者，且素主張科學——知識，為人

類的公產，然吾家舊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讓外人隨便地攫取，譬如一樹，枝葉剝盡，老幹雖未死，亦淒鬱而無色；對此慘象，亦安能不令人憤悵耶！昨晚赫定先生對我說；此事在科學上並非不幸，因第四次遠征隊去未幾時，即逢地震；如非德人將此等材料運去，即要完全毀滅。我對於國聞太疏略，不曉得他的話真實的程度若何，後知並無此事。即使全如所言，而事出偶然，絕不能使人因此而氣平。及看見著作人說：「我們來吐魯番太晚，如果早來，對於此種有名的帶薩薩尼得希臘風味的 (Sassanidisch-Hellenistischen) 畫可得的更多；有一人告訴他說：第一次遠征隊到那裏五年以前，他曾得到很多摩尼教的小書，金碧輝煌，但是第一他恐怕這些為異端的書，第二又恐怕中國官吏借端敲詐，就把這些書籍完全棄諸河中！」讀到這裏，又不能不「捐情以悲」了。頗欲寫兩首詩藉鳴憤慨，然精神不聚，不能得一語，只好出去散步，少遣積悶。下午又少讀。晚餐後仍圍火談。歸八點半，再少讀，寢十一點鐘已過。

六日，早同益占出去，循河南走，約四五里，見數蒙古包，一帳篷，並有二漢

人即將上駱駝，近則一人面像很熟，但想不起在那裏見過，談次，才知道他爲了又几PZ4-4的商人來這邊收賬，他還能認識我。因益占想買氈條，就同進蒙古包，包爲蒙古人住。問他氈是否要賣，他回答不賣。他又進酪漿，奶油，奶皮，情意殷渥，蒙古風俗固大抵若是。帳篷中爲漢人在此作生意的。我們進去，內有一人方在高臥，一更可以說是低臥，因爲在這邊的人當然是睡在地下。——益占叫他兩聲，他還沒有醒，我們本沒有什麼事，就出來。歸少息。午餐時聽說有蒙古人從東方來，據說他聽人說我們的後隊已經到《E-1》又力，——他並不知道是那隊。——然則他們三五天內能到，也在意中。午餐後翻閱新疆圖志中左宗棠經營新疆時的奏議。所感覺底是通常總是說左氏從新疆歸朝後，誇張過甚，器量褊淺，實在又怎麼樣能怪他的驕傲！他經營西域時，雖兵尙敷用，而兵餉支絀萬分。加以英俄從中挑撥，朝臣已有閉關之議，如非他力任其難，則西疆糜爛，英俄收漁人之利，且因他們的爭競，早引起世界的戰事，亦未可知。並且他此時六十老翁，而猶曉夜治軍書，以致咯血轉筋，終不肯因此少挫壯志，他的精神

也真正有可佩服的地方。晚餐後月光極好而天氣甚寒。在學生帳中少談。歸帳仍翻閱左氏奏議。

七日，夜中覺較寒，早起聽說夜中結冰，最低溫度地面上爲零下二度，空氣中爲零上一度。今日天氣甚好，無風，日中溫度頗高，然太陽西偏，卽已感覺寒，深秋氣候，固應爾爾。早晨仍翻閱左氏同其他疆臣奏議。午餐時，決定先派華

志直接到迪化取錢並歐人的信件，返到哈密，同大隊相會。天將晚，著外套，

登小沙嶺上一望。我們到的時候，林中止有幾株黃葉，我會問魏默爾，同一林木，何以

岩石較高，水分較缺，所以先黃。我又問他同一樹或同一枝之何以此葉黃而彼葉綠，他說木中纖維，老嫩不同，其引水力亦不相等，所以葉同時或黃或綠。曾幾何時而多半已

成金色！且黃色鮮朗，光彩若可照人。城內也有黃葉，然因空氣不活潑，葉不

純黃，卽已枯敗，所以令人不快。我前好幾年，已經感覺到城郊的黃葉大不相

同。此地黃葉與北京郊外黃葉之比又幾與城郊黃葉之比相當，所以此地黃葉的美

麗，絕非蟄處都市的人所能夢見。並且城市的敗葉，不能令人賞心悅目，也並不

是因爲牠不純黃。吾帳篷左邊各樹，不過開始微黃，然其顏色腴麗，亦足令人愛

玩。要言之，放葉一觀，葉有濃綠，有微黃，有金黃，各色相間。分開來看，各葉有各葉的輝彩；合起來看，互相趁托，絢爛照耀，燦若雲錦，真足令人起一種無法名言的美感。我常怪吾國詩人，間或贊嘆紅葉，而對於黃葉的美麗，從來無人言及。如一提黃葉，輒使人起一種凋落的悲感。我總疑惑他們總是伏處都市，所看見底不出閭井間的敗葉，所以感覺如此！如果他們能到真正的自然界內睜開眼看一看，能到像額濟納河這樣的地方遊一遊，他們一定可以恍然大悟，感到秋季的景物比其他各季的全美麗！歸晚餐。月色極佳。立河畔，看見水流汨汨，月光搖搖。對岸林木濃黑，上間白雲，湊成另外一種美麗的畫圖。回頭一看，黃葉却完全看不出，好像一種濃綠的葉子上浮月光。自然界中的美景，如有人能領略，豈有盡藏耶！歸寢時十點餘。

八日，夜中最低溫度爲零上三度。今日早少談籌備國慶事宜。午餐後眠。借到蕭禮賢所著中國的靈魂，(Die Seele Chinas) 翻閱一點。晚茶後登沙嶺一望，黃葉更多，前些天黃的已現橘色。想望遠，乃下取望遠鏡再上，徘徊甚久。聽

見晚餐鈴始下。晚餐後仍圍火談。歸翻閱中國的靈魂。寢時將十一點。

九日，終日風，天氣甚寒。終日忙著籌備國慶。因天寒換著中國衣服。給理事會寫信，開一個頭，又因事擱下。本預備明日十點開會，行禮後餘興約兩點鐘，至十二點後散會午餐，但後因德人皆非常高興，加入了許多玩藝，預計至早也得三四點鐘散會，乃改爲十二點鐘茶點，散會後午餐。赫定先生並命蒙古人拾取很多的柴，預備明晚點起大火，以志慶賀。錢默滿忙著幫助我們預備會場，預料明日當有可觀。晚甚寒，月明如晝。早寢。

十日，夜中身上不冷，但因未帶睡帽覺頭寒。早起則帳中皆結冰，問最低溫度，知已達零下八度三！因放輕氣球未完，開會時間改爲十點半。今日天雖寒而天朗氣清，晚晌又逢滿月，實爲意想不到的好天氣。開會向國旗行禮，唱國歌，歡呼後，演說。我的演說約有二段：第一段略解釋大家對於民國的誤會，第二段略舉當日魯國的例子，指明中國的國性，就是發展自有的文化，並且對於攻擊我們的人拚命他反抗，現在的運動仍是這樣的意思。以後，赫定先生，錢默滿，郝德，春

飭皆有演說。餘興分兩段：第一段爲音樂，唱歌等事；第二段爲各種武技，運動等事。第一段有蒙古人音樂和唱歌，及學生等音樂，歌唱，幻術。我既不能唱，又不曾音樂，乃念岳陽樓記一篇及敕勒歌一章。第一段畢，天已正午，乃用茶點。第二段在日程上者共十五種之多。然作出者止有百公尺競走，拳技，摔跤，單足跳遠，三級跳遠，水中競走六事。最嚴重者爲水中競走，橫涉額濟納河，再轉回來，今日水雖不太涼，然亦止有十度半，加之以競走，實非容易。此運動爲德人提議，開頭幾無中國人敢下，歸結德人下去三個：華志，馬學爾，錢默滿；我國人也下去三個：益占及尉役張，洗衣役魏。結果華志第一，益占次之，魏又次之，餘又次之。華志最饒健，百公尺競走，單足躍遠亦皆第一。摔跤德人及漢人皆未敢真入比賽，差不多全是蒙古人：НыкагэкаY去年富力强，且軀幹偉大，第一；ХЛХ又青年佼健；第二；Мселк摔跤老手，現雖上歲數，而非行家遇著他，真不值他三拳兩腳，第三。春舫三級跳遠，得第二。張的拳技也很可觀。此六事作畢，已經四點多鐘：止好喫飯。飯用中作法，雖限于材料，

不能作出幾樣，然歐人甚喜，尤其是赫定先生，因為我們的廚役，對於歐菜，實在作得不好，至于中菜，則比較易消化也。餐後，商量給獎品。獎品錢為團中所出，至于物品則為我個人，春舫及外國人所捐助。晚舉大火，火光冲天。時月明如晝。大家乃又于月光下作袋中跳，拔河，四足競走各戲。最劇烈者為拔河。第二次德人一邊，蒙古人一邊，德人失敗，不服，又開始第三次。歸結繩斷，兩邊皆倒。第四次學生與德人較；學生方面，益占，皋九，達三三人；德人方面，則為學生所自選之敵手：馬學爾，米綸威，狄德滿，皆彼方之健者。歸結，學生雖敗而益占達三的強毅，固極可稱；惟皋九少弱。以後或歌或吹或彈，或練行軍，唱軍歌，直至十點鐘，始散會。預備之初，惟恐餘興不能延長至兩點鐘，至于盡終日之歡，全體皆大歡喜，則始願真不及此！禮場無花無燈彩，然錢默滿幫助學生用各種顏色的鮮葉點綴，真非天安門外的牌樓所能比擬！在此四望少見人居的地方，竟能這樣歡欣鼓舞地祝賀國慶，外國人全謂為最特殊，最美麗的節氣，洵非虛語。回帳時，皎月中天，黃葉滿地，另是一翻景象！即寢。

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八度，然昨日七點鐘零下二度，今日七鐘則爲零下五度。本議今日益占春舫同馬學爾到毛目取信及購物，然因昨日遊戲太疲乏，改于明日；又因赫定先生忘對哈士綸說，駱駝遠出放草，明天回不來，改在後日。上午寫給致理事會信，致甘肅省政府信。下午將此二信並黃仲良前已寫成的致新疆政府信請赫定先生簽字。赫定要把我昨天所演說及朗誦的文字記下來，因將岳陽樓記及敕勒歌口譯出，並將演說大意複述，請他記下。

十二日，夜中溫度與前幾夜相仿，白天則較暖。早晨同益占，達三到沙嶺上一望，樹葉落的不少，黃葉未落者略現紫色；未黃者略現黑色，疑惑牠將來就要那樣落下，不能黃了。河右岸尙有多樹濃綠，中擁若干深橘色之小樹，自有特殊風味。歸完前幾天所未寫成的家信；寫致毛日縣郵政局信一封。下午抄錄赫定先生路綫圖上從YY河到這裏各站的距離方向。郝默爾同哈士綸從噶順淖爾回來。據說來去沿河風景甚好；至兩湖邊則絕無樹木，草類亦少，無可觀覽，云云。晚餐後圍火坐談，歸寫給半農，兼士，叔平信一封，駱駝諸友人信一封。

寢時十一點已過。

十三日，夜中最低零下四度，全日溫和。早晨春舫等三人預備起身。十點餘尚未啟行，忽聞河東岸有十餘駱駝回來，以爲係希淵或那林後隊來到，及近，才知道是YY女等所領在後邊休息的乏駱駝。這一隊駱駝通共十六，死了五個，回到者十一。春舫等動身時已一點鐘。下午因爲華志後日將起程赴迪化，再給新疆楊督軍寫信一封，迪化郵政局信一封，證明書一。晚餐後圍火坐談，郝默爾說：「這裏郡王要修新衙門，漢地工人一二十，差不多全患牙疼腿疼，當時因此種缺少生命素證，無藥可醫，只好命他們每天買新鮮牛奶或羊奶喫。現在知道生肉內含生命素頗多，且價較賤；……」他請我們拜會郡王的時候，可以順便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每天能購食生肉一片，兩月後約可全愈。歸帳補寫日記，未完，蠟燭完了，滅了，正好出去。外邊月明如晝，羣犬怒吠，往看，不曉得哈密同YYYY又去又來，另一名。爲什麼在赫定先生帳前大打，幾將他的帳子蹴倒。郝默爾很困難地才把他們拉開，牠們兩個全已經滴血淋漓了！時火已無燄，然溫和可人，勝有

礦者遠甚，遂與郝默爾繼續談生命素問題甚久，歸寢時十一點半。

十四日，夜中溫度同昨夜差不多，全日溫和。隨便掀閱新疆圖志。午餐後寢。因天暖，外國人多下河浴。晚餐後圍火坐談，大家飲酒給華志送行，赫定先生有演說。歸帳欲補作日記，則筆頭膠到筆帽裡邊，無論何法皆不能出。此次不曉得怎麼樣能忘帶其他毛筆，頗以為恨，只好就寢。

十五日，今日天氣頗暖。頗費事才把筆頭取出，收拾若干時候，對付能用，現在所用的還是牠。決定後天到索果淖爾附近拜會郡王，後遊東西二海子，東海子即噶順淖爾，西海子即噶順淖爾。大約一星期當可回來。補作日記。晚茶後，登沙嶺一觀。濃

綠者已少，金色黃葉已全無有，林木或蒼鬱，或略現紫色。天色尙早，乃從西方下，向西漫遊。遇數樹，葉尙濃綠，近前審視，尙絕無枯敗的意思，餘樹則已枯黃半落，因悟早黃者，大約係嫩的，過老的，早衰的，或缺少水分的，至于正盛年水分不缺的樹，則雖遇見零下七八度的溫度，尙可支持若干時候。並且這樣樹的葉子是漸紫漸枯，並不變黃色。走了三四里，太陽已將入山，遂返。覺得這樣

近，萬無迷路的事情，遂隨便走。今晚天色不甚清明；晚景無大可觀，然返顧西方，則天上餘光尙明，樹色已經沈黑，明暗相映，仍成一幅美麗的畫圖。走的頗遠，尙未得舊路，心中頗驚惶，然恃前邊有河，以爲到河邊總可以看出我們的住地在那邊，遂向河直趨。聞左邊林中有犬聲，駱駝聲，想去一問，又覺得無須，仍向前行，未幾即見河。方向不誤而住所所在南在北，仍無把握。時已黃昏，看南邊有高地，疑在南方，然側耳細聽，則北方有犬聲，又有鈴聲，以爲或離住所不遠，是我們晚飯的鈴，也未可知，遂沿河向北走。然走了百幾十步後，覺得萬不是我們住的地方，因爲住所靠河而此犬聲則離河少遠，因疑走的過南，走到前幾天所過蒙古包的南邊，然無論如何，總是以找著人問問爲是。並且也聽見人聲，遂向人聲走去。走近，有數蒙古包，但非前日所過者。先看見一小孩及許多羊，駱駝。小孩不懂漢話，又找見一婦人，正在招呼幼駝喫奶，我即以蒙古話問好，她也回答；但我止會這一句，再同她說漢話，則完全不懂！此時我非常狼狽，天已定黑，情知離住所不遠，沿河邊總可走到，然惟恐方向走錯，愈走愈遠！

止希望找著一個男人，他或者能懂得兩句漢話，如果再能送我幾步則更如天之福！

看見包中有光，遂掀簾一看，中間火光正然，傍有一人正在酣眠，貌似漢人，遂把他叫醒，果爲漢人！他讓我進去，談次據說他姓王太原人，一人在此作生意；我們住所南邊二三里云云。以後又進來兩個女人，一個男人，一大羣小孩子。女人給我說話；據王翻譯，是說天色已晚，讓我們住她那裏，我辭以不能，即請王姓送我，他慨然允許，遂出。途中詳談，才曉得他本在ウ又儿口乙 王爺府生意中作事，以後出來，在《乙一》 又力自己作生意，但因夥計不佳，遂致賠累，現生意不做，來此地收賬。他住在我們南邊帳篷內，前幾天經益占叫幾聲高臥不醒的就是他。他今天因爲馬跑找馬，遂走到這裏。這家也是他的債主，家止有婦人，並無男子，云云。沒有走幾步，已見我們住所所然的火光。到時約將八點。喫飯後往圍火少談。

十六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兩度半。早晨翻閱中山的實業計畫。大體看來，此種計畫雖極偉大而實確實可行，噫此種計畫爲理想空談者，一定是喜歡在泥

窩裏滾的髒豬了！午餐後眠。起檢點東西。晚圍火坐談，郝默爾近來檢書，說：「這邊最流行的 Scorbut (證象爲牙牀疼痛及腿疼) 是因爲缺少 C 種生命素。素共三種。此種生命素是蘿蔔，白菜，青菜者，白薯，番茄，豆角，葱，豆芽裏面含的最多，生肉次之。」然則我們冬天所食，淨是些飽含 C 種生命素的菜蔬，驟然缺乏，其患病固宜。此等知識必須廣爲傳播，始可預防。等到迪化後，當設法宣傳，因爲在這邊的漢人大半皆患此證。如能預防或療治，真正功德無量。

十七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上半度。早晨接到黃仲良信一封。收拾東西，九點三刻動身。赫定先生同哈士綸昨天在船上往下流走三四里，後登岸步行回住地。今天同騎駱駝先到昨日登岸地，再上船前行。至拉爾生，達三亦乘駝由陸路走，外帶汪磨二僕及蒙古人三。韓普爾同錢默滿亦乘駝同出發，但彼二人爲獨立一隊，不一定給我們同走。初出行時有沙，不久即完畢。有一兩節戈壁，然亦與林木相間。我在駱駝上面，不曉得怎麼樣想到平素所不滿意的中小學教育問題。我從很長的時候，就覺到我們現在北京的中小學校——其實別處也是一樣。

——同我个人理想太不合：壞的不必說，即如師大附中孔德學校全是北京比較有名的學校：前者功課較佳而太拘形式，後者精神頗活潑，而公子小姐氣太重，且太偏文藝，科學同體育方面，皆不愜人意。可是我雖然覺得他們辦的不好，我理想中的學校端的應該怎麼樣辦，却還沒有一定的意見。今天的思路愈抽愈長，很得到不少具體的計畫。詳細須改日整理，此地不能詳說。約言之，我是想把身體的鍛鍊，思想的練習，美感的陶鎔三件不容易兼顧的事情，設法使牠們平均發展，而尤以前兩項爲最注重。聯絡牠們的關鍵就是自然界。對於雅典，取其美感和清楚的思想；對於近代的科學家，取其實驗的態度；對於歐洲中世紀武士取其勇俠的精神。同德國及日本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爲偏狹的國家主義者，我們却仍承襲我們大同的主義；同現在我國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對於書本非常輕視，最主要的是引著學生練習著觀察自然界，並且從外面看起，我們的教育是粗野的，非柔靡的。我自信這樣的教育才是正路，等異日將意見完全整理好後，即當竭力鼓吹以期實行。我今日因爲想設法使教育轉視綫于自然界，以致自然界在我

面前展舒，我幾乎毫無所見，極可笑人。十二點一刻抵我們放駱駝的地方，下駱駝，大家以為或即在此住，然等兩點多鐘，赫定先生及拉爾生等全不來，我覺得一定要住這裏，遂令他們搭帳篷。剛收拾好，少休息，ウマク世騎駱駝來，說他們已前行，住地在河彼岸不遠，讓我們跟去，遂又收拾起身。然起身後，則向反對方向回轉，走三四里，渡河，河灘頗寬，尚有軟泥。又前進五六分鐘，即抵住地。住地為在樹林中一隙地，東鄰河，因為額濟納河從上流一二公里處分二支：剛才所過者名ウウ又ウ，西入噶順淖爾；現在所看見者名カカカカ又カ，東入索果淖爾。後者河道甚狹，然聞水較深，行船較易。林木較原住所更大，風景頗佳。韓普爾同錢默滿則早已前行，不住此地。

十八日，夜中頗暖，最低溫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後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綸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長，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個底線，擲一物于水中，看他走幾秒鐘，作三四次後始定。後始上船。

哈士綸則赤足裸四肢，止著一毛背心，一短褲，儼然一水手，在後持棹管船。此時頗有風；落葉飄飄，黃流滾滾。二人乃乘一葉扁舟沈沒于河灣林中，這是什麼樣

的境地！並且對於這件事，他們還有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們不管到什麼地方，千萬無可設法之中，總要自己設種種法子，去達到目的；一次兩次不成功，能試驗到五次六次；別人不能幫助，就自己親身下去！他們一定要用船遊額濟納河的計畫，我們中國人現在還有笑他們的，然後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識果不易相及也！

再者他們這一次的遊，在科學上也有大的關係，因為從前的人永遠沒有在船上作一幅額濟納河的詳圖，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圖，還是一種新東西。大家總是覺得治科學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美感，我從前對於這一類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覺就是科學家的生活與美術完全相合，因為他們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九點剛過，起身，向北行，總是從楊林或紅檉林穿過來，穿過去，步步引人入勝。十二點後在河邊少停，等船不到，又上駝行。將二點，抵一地，蒙古人聽說離郡王府，尚有二十里，遂行止宿。住處在一蔭林前，帳門對河，距離丈餘，風景佳勝。樹尚濃綠，無變色的意思，尤為特殊。少眠，起，船尚未到，頗疑惑他們已經過去。四點後，船到。赫定先生的帳篷徧南，門距河止四五尺，有大樹數株，頗可

繫船，下船即可入帳，詩情畫意，令人嘆賞不止。赫定先生說：在船上，方向時轉，沒有過三分鐘不需要看 Combas 者，所以頗疲乏。然彼下船後見風景絕佳，立時又作簡畫一幅。餐後趁太陽未落，又趕作簡畫一幅。他作畢後，大家共看他所作底路綫圖。據他說有一節，河廣不過十二三公尺，兩岸茂林深密，枝葉相交，若行「碧洞」中，驚美駭奇，不禁狂叫。惜乎我未乘船，不能飽此眼福！今日據達三計算，約行十九公里；步行三公里。

十九日，夜中最低溫度三度三。七點三刻，大隊尙未齊備，先一人沿河先行。對岸林木甚茂，大多數的葉尙綠，或微紅。昨晚住地，樹葉不變色，有人以爲是離河太近，水分足的緣故，但從今天看起，一定不對，因爲有一節，近河一層已經全枯黃，而後層河高的地方，倒反綠中微紅。又往前走，河向左曲，河流甚寬。今天順河走的時候，總有一種幻覺，就是：看見前面林木以爲在此岸，走到跟前，則河已左轉，隔在彼岸；此時總以爲轉向西走了，一看太陽，則仍是向北走；屢次如是，至今思之，尙未得其理。林木中時聞鳥聲，頗似鶯囀，但聲較

短，未知是何鳥。時見駱駝，就河飲水，近人不驚。此地比原住地較北，而林木較綠，未知何故；或者因為地面較低，亦未可知。左岸樹林無右岸的蕃茂。

九點餘對岸林中有蒙古包，山樹掩映，意態佳絕，頗想涉河一玩，但因水涼，終未敢嘗試。少息，船亦到，遂與船先後向前行。時天頗熱，手携棉袍，頗覺困乏，待駝至，上駝。路離河較遠，地下橫死木頗多，即立者有一半已死，餘者亦枯鬱不茂。十二點餘至一地，下駱駝休息，且待船到。面前數十步，有一土阜，上無草木。登上，望見前三四里許，有一廟，廟後有若干土房，大約就是郡王府了。廟府在一高原上，童然無草木，無風景之可言，而郡王乃卜居于其處，興味之未可強同，至于如此。東北方遠處望見帳篷，大約是韓普爾，錢默滿二人已經到了。船至後，即上駱駝，向帳篷方向走去，兩點半到。他們兩個昨天到又々又一々々又カ，今天從那裡起身，也才到一點鐘。地名ムセ儿ムムクセ，廟名カY々カ一々々々Y。住地前臨クX儿々X与々又カ，爲カムカX儿々又カ的異名。住地四望無樹木，徧地蘆草，現已黃枯。太陽落時，風住雲靜，晚霞

光彩耀目，似特以補此地風景的不足。時韓普爾，錢默滿脫衣下水，量河寬水深。河此地寬二十公尺，少弱，每一公尺處量一深度，最深者七十五公分。

今日河道灣曲頗多，但水較深，（最深處以二公尺半的竿下探，尙未能至底）故較易行舟。陸路據達三計算爲十三公里半強。步行約八公里餘。今天赫定先生因路上風景甚好，差々^{マク}送信給李伯冷，命其明日前來。

二十日，夜中覺寒，最低溫度零下一度八。終日風。早晨派蒙古人赫定同我的名片到王府請他定時間相見。回來，據說這幾天不能相見，等到二十七八再派人到我們那裡訂時期。才聽的時候，我同赫定先生全非常的生氣，以後才想到他對於我們因爲莫名其妙，實在有點害怕；他所說底二十七八，大約是派人到毛目，或酒泉詢問應該怎麼樣對付我們，到那個時候，大約可以有回音，才可以決定。並且據哈士綸說他們（他同黃仲良，郝默爾）見這位郡王的長王子，因爲老而盲，不能見人。人頗和氣，他並且老實告訴他們說：他對於我們不很放心，然則他這種過甚的小心實在是很可笑的。我午餐後立時給他寫一封信，把我們見他要說底話

全對他說，並說我們完全研究學問，不作任何政治的運動，畱此地氣象測侯所的團員，也不至于衝突本地固有習慣及損害塔廟等類的舉動；能見固好，如此時不能見，好在錢默滿同益占在這裏隨時可以相見，至于我們則不能再來云云。派人送去後，有一人跟來，說他們那裏無人識漢字，請給他念一念。我給他講一徧，塞拉特翻給他聽。他聽後說我們如果沒有要緊，能再畱一天，也可以相見，我回答說我們事情很忙，如果明天上午能相見，也可以等半天，否則無須。他說回去商量後，即來回信。然至現在亦尙未有回信。因為郝默爾托我給病人所說底方法，給他們的大豆，還沒有給他們，所以明天早晨還未能走。晚餐後圍火坐談。赫定先生明天或後天將用船遊索果淖爾，測量水深，但船實太遷就，如有驟風，頗有危險，因勸他不要入湖，或多停幾天，將船收拾好再去。如果用羊皮將船蒙上釘好，使水不能進去，則危險可減許多。他總覺得不要緊，並且仗恃自己會水，總是想就這樣去的。此老翁好名及大膽，固有點太過，然其冒險的精神，也太令人佩服！我雖然比他年紀小的多，而既無經驗，又不習游泳，不能同他一塊去工作，既感且愧。我更感于我理想中略具斯巴達風

味的學校，萬不可不辦了。下午三四點鐘時，李伯冷同其僕人宋來到。

二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半度。早起，王子來，同他相見。談論一

切，並請他保護此地的氣象測候所，他全表示好意。王子鬢髮已蒼，大約四十歲上下。如果我的觀察不誤，當係一個誠實人。他去後，我同達三同到廟上，找那一班病人，並將團中所帶底豆子，交給他們一小口袋，使他們泡豆芽喫。先見一個姓梅的，係他們管事的人，他是西甯人，工人全是他從西甯招來，爲修新王府的。同他談，知道他們因爲冰凍，不能作工，快回家鄉去，等到明春再來。他出獻青稞炒麵和牛奶油，這兩種東西全是放在茶裏喫的，略嘗一碗，味亦頗佳。

出觀新修王府，外牆白，上有紅緣，似廟宇。內全係漢式，有走廊，頗楚楚可觀。共三四十間，聽說包工不過一千六百兩銀子，若置北京附近，恐怕不下五六千元。因爲木材本地全有，磚瓦石灰全是匠人自己在此地燒的。燒石灰的灰石則取之北方百餘里山上。出看病人，少談卽出。廟在附近，頗小，只有一殿一院，無暇進觀。歸途中見大隊已動身，王殿臣壓駱駝迎來。上駱駝，時十一點

周，乃未起時，七點半已過，趕緊起，又因達三衣破須縫，出時已九點七分。初意盡一日之力，轉一周，當有餘力，所以緊隨湖邊走，任何曲折，全要走到，且走的不快。達三要作湖圖，走的更慢，我走半點鐘，須要等半點多鐘，所以走至一點鐘，才走六七公里；且此尚並各種屈折計之，如不計屈折，尙止四公里強，預度或止得全湖四分之一。少休息喫點東西，商議快點工作，不然，恐天黑時回不到住處。此時拉爾生來，據說，赫定先生船已入湖，全體要搬到湖北岸鄂博下。這樣圖即勉強作完，亦萬回不到北岸，乃令達三留下作圖，作到那裏是那裏，我一個人先行。此時我計算半點鐘可到鄂博下，太陽落時，可回至河口，圍湖之遊已終了，此後回時雖天黑；然沿湖走不至迷途，八點鐘當可回到北岸住所。此後走路頗快，然仍不遺曲折，又走一點半鐘才到鄂博下，時已三點鐘，路尙未及半，預計日落時，離河口還有很遠，今天萬沒有法子，且頗疲乏，遂停下。此時西風頗緊，頗悔不強勸赫定勿以此種船遊湖。固知浪並不大，他們大約可靠東岸，然乘此笨重易吃水的扁舟，終不能令人安心。少頃，達三，拉爾生皆到。拉爾生說今天風大，赫定

先生等今天過不來，當留東岸。我問他們帶皮襖沒有，前天晚晌赫定先生告訴我，他要帶皮襖乘船過湖窩宿。他說：「沒有，但是他們帶有火柴，晚晌可撿柴點火，不要緊」。我說：「那要受冷了」；他說：「不要緊，這是旅行時常事」。我心中爽然自失；因為我之不往前進，也有點怕天晚受寒，赫定先生六十五歲老翁，乃以無行李露宿爲常事耶！達三又前行一節，天黑後返。快五點鐘，駱駝全至，派馬給赫定先生送行李，然並未送帳篷。天黑後，看見東南岸有火光，知道他們安抵彼岸，心乃大安。晚寢時九點剛過。湖因與地平無岸，故屈折極多。昨晚望北邊有岸，其實何嘗有？現在又見南邊有岸了。不過南邊湖畔水淺，北邊較深。拉爾生說北邊好的多，南望像北戴河。北戴河我沒有去過，未知何如；不過北邊水較深，兼今天有風，頗有波瀾，一望蒼茫，很有大海的神氣。今天走路不過十五六公里，然覺困乏。

二十三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三度一。早起，九點鐘仍同達三繼續向東北遊湖。知東南隅路程較長，故行頗快，我隔半點鐘休息一次，至於達三則除喫東西外，並無休息。我仍隨水曲折走，預計下午三點鐘以前，可至南岸河口，從分叉淺

處渡河。今天風平浪靜，天氣極好，風從東南來，大約赫定先生同哈士倫很容易過來，過來後，因為此地水鹹，或要搬到西面又々又々又々邊上。我們出行以前，預囑王殿臣，如果要搬，他就帶着三個駱駝，到南岸河口附近接我們；如不搬，就無須接，我們自可步行回來。向東北走一點多鐘，湖轉向東南。據岸勢推測，此地最多之風，當為西南南，或為正南，因東北及西北沿岸，沙被水擁，成尺許高的小沙梁，餘岸則無有。因此南岸及較北方此湖尖向東北，故無真正北岸。岸較整齊；至西北及東北方則小半島極多，盡隨水曲折。專就此節言，路要較多一半。東北方距湖一二百步，有高岸約丈餘，古代湖水大約能到其處。又因昨日西風，水向東擁，今日退下，故緊隨東岸更難走。一點鐘喚東西時，遙望東南尚遠，止擬太陽落時，能到河口。東南有兩大灣，內凹，視足迹知赫定等昨晚在北一灣內住。四點許始到東南隅，路轉西行。路較直，以為再過一點左右，當可至河口。五點十分，太陽入山，河口尚在疑似中。五點半以後不敢再隨曲折，只好抄近路走。五點三刻，達三已看不見畫圖。此時我除了休息時間，已走了六點半鐘，

兼之東岸沙泥時陷，已覺困乏。心中自言，此時最不希望者爲北岸火光，因爲如見火光，則大隊未搬，過河後尙有一二十里路走；否則王殿臣來接，過河卽有駱駝騎也。乃轉瞬間最不希望之事，竟赫然現于北岸！然亦無可奈何。惟一希望爲早到河口，然「行行復行行」，河口尙渺無踪影！此時有一件事，大出我們意料之外者，則「西岸」又見火光也！我們兩個少想以後，全覺得一定是赫定老翁今天覺得天太好，從東又橫貫到西岸，在那裏露宿。如果那樣，我們也沒有什麼不高興，因爲我今天出許多汗，非常的渴，歸途過那裏，或者可以得到點喝的。乃湖邊轉向西北，直至我們到火光正東方，而湖仍向西北行不已，然則這個火光一定不是在湖西岸的。此時火光已不甚遠，我乃決定向火光直趨，兼大呼。漸漸聽見遠方的應聲。又前，已聽見王的聲音，大喜；聽他說，這就是前天住的舊地方，現在錢默滿同韓普爾兩先生在這裏住，我們的帳篷也帶在這裏，更大喜過望。但是，但是，……還有一道河在面前，怎麼樣能過去呢？河岸太斗，駱駝不能下；我擬到下游淺處過，隨行的蒙古人說下流的泥更深。達三勇甚，脫衣下探，止過

腹，我也就脫衣；達三又過來，將他自己的衣服，取過去，又過來將我的衣服擊過去。錢默滿君怕我嫌水冷，乃大呼剛才量過，水中溫度十一度。我跟著達三下水，覺水甚涼，幸止有十幾公尺寬，轉瞬過河。岸上有大火，急走向火，並被上皮外套，少息，一點不覺得冷。錢默滿君乃言水並未量過，他覺得也不過九度。王說赫定先生今天下午兩點鐘到岸後本欲西行，所以他來接我們；但他們向西走三四里尙未離湖，又住下云云。晚餐後九點即寢。湖周圍，據我們預測，不過五十里左右，然實有四十公里。至于我所走，統昨日的計算，大約離百里不遠。

二十四日，最低溫度零下四度二。早起，達三因昨晚圖未作完，還要過河續成；王殿臣說舊住處有不少的石器，也還想再去找一找；因決定達三去接續工作，我同王騎駱駝到舊住所，達三工作後，再從西岸轉到那裏，再一同向西行。錢默滿給我一截灌腸，湯料一包。我覺得無用，然彼意殷殷，只好收下。到湖西岸，遇見大隊已動身，因問他們要一部分吃的，繼續前行至鄂博下。王往檢石器，我上鄂博上一觀，來往約五六里。鄂博以石壘成，然無階級。

前有一毛繩，橫掛木竿上，上懸紅藍及他色的絲織品，爲他鄂博所無。神桌上有極小泥燈，極小泥筒無底，不知何用。外有泥馬，泥元寶，泥駱駝。

一泥元寶上畫字酷似¹⁵¹⁷，但細審，恐係藏文形式偶合。泥駱駝驟看不似，因下係

平底，故無腿，上則駝峯高與平常之腿同長。外粗紙中包有吾鄉之所謂「白點心」者，不知已經幾何年月。下，吃東西，時已兩點，因回到西岸等達三，從三點等到五點，絕無踪影，心甚焦急。因檢了許多柴，預備住宿點火。太陽已入地，尙未定黑，達三從北方至，蓋彼于十二點半鐘工作完後，覺得由東邊走至鄂博下，雖少遠而無河渡，且覺得很早就到，遂從東邊又轉一圈，所以晚至現在。

相遇後遂向西出發。我們在²⁵¹⁸時，曾向王子借得一車，爲將船從索果淖爾連向噶順淖爾之用，所以我們今天遇著拉爾生，他就對著我們說順著大車轍走，總不會錯。此時我們先向西北行，遇著車轍，則偏向西南，雖覺得不很對，然只好跟著走。未幾天黑，望見西南南，有火光，以爲是大隊點火引我們，對於方向雖懷疑，然因蒙古人絕無在外點火者，遂照著牠走。以後轍也看不見

了，火光也不見了，以爲地低被遮，仍照原方向走。前行走走到紅檉林中，路極不容易走，然經過幾轉，仍照西南南走。駱駝停下，知道前面有下坡，我們以爲無何要緊，催駱駝下，下後始知其險，蓋高約二公尺，頗斗峻，白天到此，萬不敢下者，幸不墜，則大笑。又上又下，共三四次，但後幾次無第一次之險。紅檉少稀，路較好走，但高過丈，叢生如牆。此時知火光萬找不到，則欲走到河邊再說，遂向西西南走，不遠，已見河。想順河向西北走，則沿河林密無路，此地風景又佳絕，遂在楊林隙止宿。大約快九點鐘。地下到處皆柴，遂然著。河中有淡水，但無水壺盛水，乃將餅乾匣子騰出，盛水坐火上，不久即開。喫一點餅乾，喝點開水，真盛饌不啻。寢時十鐘。

二十五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上一度。早起仍用餅乾匣子用湯料作湯，味甚鮮美。外每人分得灌腸兩片，餅乾三四塊，雖未能大飽，已可禦飢。外尚餘餅乾十餘，蔻蔻糖三四小塊在腰間，留以備飢。派達三向西北方下游去尋大隊，王向東南上游去尋，約定走一點鐘，無論找著找不著，全回來再商議。二人去後，想補

作日記，又怕駱駝跑得太遠，乃在帳外近火寫。風頗大，有一駱駝走得少遠，把牠捉回縛住，繼續寫下。未幾，王到東南七八里，遇一廟，問有外國人否，答以未見；問離湖尚有若干遠，答以三十里。達三尋返，言走一點一刻，無所見。據達三意，即欲回至廟旁等待，我決定向西北湖口尋去。起身時，十二點十分。林外有路，向西北走，初爲紅檉林，彌望無際。出後有沙子原，左可望河。時風愈大，路偏向東北北行，恐走錯，又西引向河，河流極曲折。總之我們不大敢離開河走，所以走不少的冤枉路。我們遇著一個趕驢的，我們問他，他一點不懂漢語，但是他以後也知道我們要上噶順淖爾去，就很誠懇地給我們說了許多，我們也不懂，只好謝謝他。以後大車轍時見時否，尋找亦頗不易。快四點鐘，遇見一個蒙古包，我們又去問，他也不懂漢話，但是我們設法使他知道我們同外國人是一起的，他就指手畫腳給我們說了許多，大約是說他們住的不遠，就在那個方向，我們就順著他所指底方向走。在蒙古包附近，看見有一個蒙古人正在織毛氈，看見蒙古人的真正工業，這算是第一次了。前進未幾，又遇見一個蒙古包，

那裏的人不惟略懂幾句漢話，並且知道外國人那邊還差三個人。沒有走幾步，已經看見帳篷，到時四點十分，共走四點鐘。見赫定先生後說了很多的話，因為我們別了四天，他第一天作了一個很耽心的航行，我第二，第三，第四三天也有很多好玩的經過。晚餐後圍火坐談，赫定先生想去游湖一周，但湖水不能喫，四周除了離此地西二十五里的「セカ」又力，並無井，想用餅乾筒子及水壺帶水，止能對付够三人用的，所以止擬同哈士綸及鄉導即剛才所遇畧懂漢語的蒙古人。同去。我聽說也想同去，並且如果我去，達三也一定想去。赫定先生因水不易得，不願我們同去，提議或我們去，或他們去，我却是主張同去。但是想不出運水的好法子。歸結想起蒙古人或者有水筒，如果明天能借來，那水就不成問題了。補作日記，未完，寢，時約十點半。

二十六日，夜眠不佳，因周嘴順淖爾須要四天，我所騎底乏駱駝，是否能支持；如果牠不動人，我昨晚允許可步行一半或三分之一，但睡醒時腿仍覺乏，是否真能辨到，全成問題。醒時想過來，想過去，有一點多鐘沒有睡著。早起天

甚冷，最低溫度零下八度七。然精神已復原，不覺困乏，覺到噶順淖爾一定可以去了。又從蒙古人處借到水筒。但據拉爾生說：赫定先生實不能任此疲乏；如果過于勉強，恐怕他的舊病重犯。我如果要決定去，恐怕他老先生一定躍然欲試，所以只好勸他同回，單派達三同烏弓及鄉導同去繞湖作路綫圖。住地離噶順淖爾尚遠，因為湖附近多淤泥地，不易走近。有一個地方能走到，聽說還需要兩點半鐘。登高處望見湖，據赫定先生揣測，如走直路，最多不過二十分鐘。我就想趁著今天未起程前，去試著走到湖邊看看。剛走的時候，有許多積水，時須繞越，以為繼續如是，即難走到。然不幾分鐘後，地甚乾燥，雖有低陷地，亦無積水，以為不久可到，乃從「紅標塚」間，向北直穿了半點鐘，尚不得到。登高一望，則湖並不見近。因不願耽誤回程，遂返。將十二點起身。除達三去繞湖外，李伯冷同哈士綸到來時所過兩岸枝柯交叉處去照電影，我們止騰赫定先生，拉爾生同我，外有王魯二僕同口力而已。所行路大約與昨日相同，不過少走些冤枉路，望見昨日住地時，將三點鐘。前進，從廟西

邊過。未幾，赫定先生去已遠，止有拉爾生留在後面給我們指路。忽有一人騎馬來，漢話也能對付幾句，攔著我們，教我們向回頭西邊走，說我們的帳篷在那裏。我們疑惑是赫定先生派他來叫我們的，遂跟著他回頭走了不少的路，拉爾生不來，他又跑著去叫；回來說，他們還不住，你們還可以從原路走！回到原路，不見一人，也找不出駝迹，只得在檉林中亂穿。正在焦急，聞有呼聲，則口々又來找，大喜。問之知大隊已在前邊不遠，又々又々又々右岸住下。此騎馬人係廟中一喇嘛，至何以鬧出這種誤會，則我徧問，到現在還不明白。時風大起，太陽已落，抵住所，圍火，穿外套，得不冷。晚餐後風愈大，七點即寢，寢時因達三無帳篷，頗以爲念。今日步行約二公里。

二十七日，狂風怒號終夜，因蓋厚得不冷。早起天極冷，因達三將最冷溫度表帶走，故不能知最低溫度。早晨量水中溫度，得零下小數一，但因風大，除沿岸有少冰外，餘均未凍。將水溫寒暑表提出水外，未幾而表下筒中水已成厚冰。起身時，九鐘已過。林木經此次冷風，葉均無存；自然界已呈睡像，等休息後待

過河後向西北至放駱駝處，到蒙古人帳篷中少息數分鐘，帳中間置火爐，四圍密置氈條，爲他們的臥處；火後置一箱，大約爲他們公衆放銀錢的地方。他們的帳篷雖舊且烟熏，然外有重布，實較暖，但內不免煙熏耳。聽說北分隊已到五六天，但希淵隊尙未到。十點半起行。赫定先生及拉爾生的駱駝較快，一點後已不見。因來時至放駱駝處，止需兩點半鐘，所以至十二點半以後，疑不久將到。即左引至河畔，不敢遠離。乃一點半已過，仍不能到，河流甚曲折，沿岸皆檉林，極難走，然此時簡直不敢離，據魯及壬意或已超過，然我于河上流三四里，下流三四里全認識，雖此時對於沿岸尙無認識處，而回計引近河時的鐘點，萬無超過之理，遂極困難地在林中穿。又許多時，見幾個蒙古包，知道是前幾天迷路處，才放心前行。至時二點已過。此地荒漠，路線模糊，有疑又苦路無行人可問。今天誤于早引近河，至走了許多困難及冤枉路。這一類的事情，將來還不曉得要若干見！至後據丁仲良說，他在Xカマ去么儿親見一商人從王爺府來，說前五天見南分隊從南二百里處經過，然則他們走了南路，南路通常比北路遠七八天，計程

他們也該到了，頗爲焦急。晚餐後圍火坐談，聽貝格滿彈唱，忽聞達三已回，大爲詫異，問他，才知道他前天晚晌，西到「セカ」又力畔住下，晚將睡，忽有人持郡王的命令，叫鄉導回到王府，不知何故。鄉導驚惶無措，然亦無法，只好立時回去。又不能得他鄉導，ウマ不識路，不願前行，只好回來。與丁仲良閒談，至十鐘，寢。今晨此地最低溫度止零下八度餘，然問達三，則十四度餘，相去不遠，而溫度竟差到這樣多，殊不可解。今日步行二三公里。

二十九日，夜中不冷，最低溫度零下四度六。早晨借得仲樸所著中國地勢變遷小史，翻閱未完，頗困，遂眠。太陽入帳中，照牀上，頗熱。午餐後與赫定先生談，知道郝德等後天將先出發，直穿沙漠，先到哈密，籌備氣象測候所事宜。前本議定春舫同去，現因春舫未歸，擬令達三同去，我的意思擬令他們再等三五天，他不甚願意，尙未定議。歸帳未幾，丁仲良，達三，臬九來間談。晚餐後看貝格滿所找到石器，頗爲精品。與赫定先生談論頗久。歸帳補完日記，寢。三十日，夜中甚暖，最低溫度零上一度四。今日無甚大事，止有決定郝德，

狄德滿，馮考爾，韓普爾，哈士倫及達三明日起身，預備一封公信，給哈密縣長，請他關照。晚餐後，圍火坐談，給他們送行，赫定，郝德，韓普爾，哈士倫皆有演說。

三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二度六。

從今日起至十一月八日止，所記溫度，皆離地二公尺高的溫度。

早起送他們起

身，他們帶蒙古人一，漢人一。他們未帶廚子，路上就是馮考爾同狄德滿自己做飯，其餘的人，檢駱駝糞作燃料，這樣的生活，同沙漠殊為調和。歸帳，隨便翻閱西夏紀。因希淵隊總不到，派一個人到南邊路口去打聽。少眠。午餐後，同赫定博士問歐人各團員的生世，紀錄下來。問了錢默滿，生瑞恒，那林三人。前些時河水略漲，今天忽然大落，二十四點鐘內降十三公分。聽說因為上游農人于交冬前，還要灌田一次，將河流閘住，所以下流無幾。他們並且說兩三星期後田灌畢，水要大來，比從前更大。

十一月一日，最低溫度零度正。翻閱遼史金史及西夏紀。晚餐後繼續問歐

洲團員身世，問貝格滿，郝默爾，李伯冷，馬森伯四人。

二日，最低零下五度一。繼續閱西夏紀。下午赫定先生來說聽引路的蒙古人說，于上月十八日曾在此地南六十里廟附近，看見黃仲良一隊，方向毛目對岸的古 乃 一 去，非常詫異，因為仲良的原計畫，並沒有要上南邊去也。後遂決定明天派一個蒙古人趕緊南去，請他回來，因為大隊不不久耽誤也。希淵隊總不到，大家全很焦急，人病了？駱駝病了？過了十來天還不到，頗可耽心。赫定先生說：「如果多天不到，大家只好起身，好在我們這裏留的有人，留一部分錢，請他們慢慢打聽：俟有消息，即派人送去」。我細想，也只好有這一個法子。晚餐後，生瑞 恒新安好過冬的帳篷，大家給他慶賀，頗說了不少的話。寫給黃仲良信一封。

三日，最低溫度三度四。今日全天大風，天甚寒。昨天早晨即有人說希淵他們到了，出去用望遠鏡一看，不過是隔河人家放的空駱駝。今天又聽說他們有消息，大約三兩天就到，大家全很高興，詳細去問，是從東來的喇嘛鬧錯了，他把北分隊認作他們這一隊！過一會兒，又有人說，的確是他們要到，因為喇嘛說只有三個帳篷，十來箇駱駝，萬不能是北分隊的誤認。仔細一問，才知道這一幫有外

國人，有女人，有小孩子，大約是白俄的一個商人從這近處經過，萬不是他們！上午隨便看點德文。下午買氈子，以便作一長氈靴。少眠。起與賣氈商人少談。拉爾生來，說馬學爾從毛目回來了，黃先生也同他們一塊回來，大喜。出則馬學爾已到，遲一刻多鐘春舫到，仲良同益占則略晚。收到蒙藏院護照；蒙回文各一張，理事會信一封，尚嚴，閻章，海帆，樂夫信各一封，家信一封。希淵收到報數張，我們拆開看，最晚者至八月十八號，政局大略如下：共產黨勢力幾全消滅，蔣介石因各方面反對引退，國民黨中極右派亦因之大敗，甯漢聯合。孫傳芳軍又南至浦口，然奉軍頗持重，不願南下。綜括全局講起來，消息總算好的。至于北京學校，則九校合併，改組一京師大學，校長由北京教長劉哲自兼，文科學長胡仁源，理科秦汾，法科林修竹，餘科不明；報上說學生反對甚力，然在此種情形之下，一定不會有大效果。私人經濟方面則大糟特糟：自端午節後，家中一文未見；值改組，欠薪又全付秋風！不勝焦急。談至十鐘，歸寢。

四日，夜展轉不成寐，決定暫隨大隊至迪化，到後再看情形，如果私人經濟無辦法，即當乘西伯利亞火車至海參崴轉上海，或時局已有變化，即至北京。睡著時大約已一兩點鐘。夜中最低溫度八度八。今天商議總是將來工作地域怎麼樣分配才能有最大效果的問題。此時因希淵不在，頗有困難，商議到晚晌，才大約規定。那林同貝格滿去研究湖：一羅布淖爾，二鶯格里斯湖，三哈喇淖爾。黃仲良，丁仲良同大隊到吐魯番，即留下，一考地質，一考古，俟作完後，丁留天山東段研究地質，黃隨將來大隊到天山南路。並決定皋九七號起身回北京，將來于包頭添設一氣象測候所，即由皋九往主持。八號大隊起身，那林與貝格滿同大隊分開西行，亦八號動身。晚談至十鐘，錢馱滿來說羊肉已備好，請赫定先生同我一塊去嘗，大為詫異，隨他到生瑞帳內，則馬學爾用土耳其法，將生羊肉切成核桃大的塊子把許多塊穿在一樹枝上，脂肪與筋肉相間，用手拏住在火上烤，脂肪消鎔欲滴時，即急轉之使勿滴，如此烤去，以至全熟，取下加鹽與香料，其味極佳。

馬學爾前在又儿么古儿么一，曾經作過一次，但那一次沒有大成功，這一次好的

多。另外還有許多麵包，洋芋，茶，居然一頓晚餐。但我因天晚，不敢多吃。十一鐘返，寫一家信。寢時約十二點。

五日，夜中甚寒，最低溫度九度六。家信托毛日商人帶交毛日郵局。今日精神不聚，什麼也不想作，不過少整理賬目。晚晌與赫定先生談舉九回京及將來到包頭後食住各問題，甚久。

六日，最低溫度九度七。早晨整理箱件，與理事會，劉半農信各一封，又寫家信一封。正午有一個俄人，來拜會赫定先生，聽說名字叫作 Semkoff，是一個動物學者，從前曾經同 Konow 來過蒙古，現在受庫倫博物院的委派，來此採集標本云云。至于曾得我國政府允準與否，有護照與否，我們却不便過問，不過在寫給理事會信中附帶報告而已。商議尋找古物的人賞金辦法。晚晌月明極佳，天氣覺不冷，然寫字時視水成冰，後帳中拿來火炭，才少好一點。

七日，最低溫度零下六度五。早起，整理箱件完畢。分給尋找古物役僕役賞金。因舉九今天要起身回北京，大家合照一像。今日照像時，中國六人，瑞典

六人，德國六人，適成三六，可謂巧合。回者共二蒙古人，二漢人，及臬九共五人。起身時十二點鐘已過。昨來之俄人今日又同他夫人來，夫婦皆穿中國式的大羊皮襖，在此地實儉朴方便。午餐後少眠。給希淵留信一封。晚圍火坐談甚久。大家飲酒，與留此地的錢默滿、益占、生瑞恆作別，赫定先生有演說。歸帳，已餓，吃點東西，作日記，時須呵凍。我想已後數月，不凍當爲例外，須記，凍爲常事，可不必記了。晚有一商幫從東往西，在此經過，駱駝甚多。派人往問路，他們很願意給我們引路，但是以我們保護他們不納稅爲交換條件，以不能却之。

八日，夜中甚寒，最低溫度零下九度三。起，檢點行李。過午，王子親來，略談；去後起身，時正兩點，共有駱駝一百三十四匹。團員同行者，除我同赫定先生外，共九人。因昨早照像的十八人，臬九已回北京，錢默滿、益占、生瑞恆留此地氣象測候所，至馬學爾則同那林、貝格滿即于今明日取北道向哈密，故現在只騰十一人。路靠河行，半點後出楊林，爲一平沙子原，草已全枯。三點半

又入一小林。不久即出。四點即行止宿。住地離額濟納河不遠。東南望見河之一小分支，無水。地無人居，故無地名。晚月有大暈，明天或將起風。寢九點。今日走入公里二〇五；方向爲南轉西四十八度七。今晚頗有浮雲，天氣溫暖；寫日記時居然沒有結冰。

九日，最低溫度零下二度半。起時尙未七點，動身時八點五十分。今日所行路與昨日相仿，但無成林的樹木，不過疏疏落落，間有幾株。沙石徧地，可推想草即未枯時亦非佳牧地。初起身未遠，道左右時見土燉；據黃仲良及春舫說從此地到毛目，額濟納河左岸，每隔二三里皆有，疑即漢應虜障遺址。頗有風，未大寒。十二點過後，路旁又見枯蘆。十二點三刻止宿，共行十五公里四百三十五公尺；方向爲北轉西八十二度二。少眠。下半年風止，總有浮雲，然氣候頗溫暖。晚餐後，赫定先生想學中國話，我就教他中國話，他教我德國話，如果能天天接續，我的德國話或者能有點進步。寢時九點鐘已過。今天住處沒有水，決定明天早晨大家不洗臉。

下十四度二。早起，結上衣扣，手已凍僵，其寒可知。八點一刻動身，太陽甚好，但有微風。初過「セカX L << 又カ」，一望疏林。九點三刻以後，則林木已完，止間有小灌木。又走一點多鐘，則灌木亦完，草亦不茂，止有沙石原，現戈壁的神氣。將兩點，草木重茂，因今天路太偏北，疑離噶順淖爾不遠，兩點一刻住下。共行二十四公里七百五十公尺，步行約二公里；方向爲北轉西三十九度五七。地名ギ Y ㄣ 尸 Y ㄣ Y ㄣ 又 ㄣ X ㄣ，ギ Y ㄣ意謂界，譯言黃蘆界。

地實距住所尚

十四五里許，其地有井，駱駝到那裏找水。

聽說往正北走四十里，到噶順淖爾西南岸。離住所數十步路旁有木牌，上烙兩手印，不知何所取義。據說這條大路從肅州來，北過噶順淖爾西岸，前進直達庫倫。前些時將開爲汽車道，曾用汽車勘查一次，木牌即當時所立，但終亦未用。我們今天有一個嚮導，他止能引我們到這裏，再往前他也沒有去過。據他說：從這裡往西很遠的地方，不屬於任何人所管；大約因窮漠不毛，渺無人烟，所以成了歐脫地。他又說：噶順淖爾北邊的山叫作ㄉ ㄨ ㄣ ㄨ ㄨ ㄨ，上有鄂博，屬外蒙古 ㄎ Y ㄣ ㄎ ㄣ ㄣ ㄣ Y ㄣ境，離此地有二全日程。西北方所望見

我們所見的人無一人曾經走過。從前在Г Y J Y P Y前一站，大半天不見人，即覺寂寞，可是在那裏以後，一天不見行人，已成常事，不足爲奇。我們此次起身後，已五天，除了Г Y J Y P Y，實在還沒有看見一個人！但今天所走，還不算太荒涼，因爲還有一兩段，楊樹雖不高，總還算有，這些段草也較好。完全沙石，故能成平漠，一望無際。天不甚冷，但風頗大；冷風尋隙，鑽入人裏衣中，使人不痛快。十二點餘，望見前面有大隊駱駝住宿，即爲七號在А А К X J所遇底商人。未一點，我們也停下。共行十九公里五百七十公尺，步行一公里餘；方向爲北轉西六十九度二。住地名И Я К А К М Я。聽說前途有一百八十里沒有水。晚風不住，早寢。

十三日，夜間風甚大，聽著真如「波濤夜驚」。然溫度頗高，最低零上一度八。七點起則駱駝已放出，旋聞因風大決定不走。終日大風，飛沙走石；方向爲西西北。翻閱漢西域圖考。在帳篷內喫飯，沙土仍積飯上若干厚。晚餐後早寢。今日李伯冷想帳篷必有因風倒者，預備照一電影，架子放在帳門口。

日，但風雖大，大家全很留心將帳腳壓住，終無倒者！

十四日，七點附近。風略小，以爲可以起身，然未幾又轉大，又不能行。此地草雖不好，總還算有；有井，水不致成問題；所以寧可停在這裏。因爲如果勉強向前走，前途風太大，不能不停下，人畜全沒有水，那可更不好了。夜中最低溫度零上一度五；如果溫度不降至零下數度者，風恐難平息也。仍翻閱漢西域圖考。赫定先生來談。下午少眠。翻閱謝彬著的新疆遊記。外邊喧擾頗甚，出觀，則李伯冷的帳篷爲風吹倒，紙物亂飛，蒙古人正在整理。晚郝默爾來談，始知李伯冷帳篷的倒，並非絕對天然，實有人爲攙雜以爲電影的資料，爲之一笑。並聽說今晚有一商團，逆風而來，在北邊里許止宿。終日大風不止，——方向正西——，故亦無人往問消息者。

十五日，夜中醒，聞風已小。最低溫度零下五度六。早起尙未動身，見那林隊中蒙古人來，才知道昨晚他們在北邊住，却因風大，兩邊互不相知，今天他們已動身，蒙古人留後來看，才互相知道。起身時將八點。路上同他們遇見，

談次，聽說他們九號從額濟納河動身，動身之前，見一蒙古人從東來到那裏；據他說他在《E-i-y》又另遇見袁先生，袁先生並且告訴他說，也是要到額濟納河，到期大約比此蒙古人晚四天。如果此話全真實，則希淵現在當已到額濟納河。但話已經傳過三四人，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尙不能全無保留地相信。今日所走，完全戈壁，地勢無大起伏。低處空氣搖蕩，遠望若水。小山浮出，若樹，若雲，若島。走近，雲樹皆失，島乃生根。此景曠野屢見，未足爲奇。向北邊小山走。一點半鐘後，地勢又有起伏，蓋已將入山。止宿時三點半。共行三十公里六百七十五公尺，步行八九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八度。今日步行不多，然頗覺困乏。住所附近略有牧草，無水。今日全天有風，至晚始息，然因不大，且溫度不低，故不覺寒。

十六日，起較早。夜中最低溫度八度四。動身時約七鐘，太陽尙未出地平，風靜氣清，望遠山若罩薄霧一層，淡藍帶紫，上趁曙光，色彩鮮艷。昨天住所也可以說已在山北。因爲此地所望見者，並無大山，不過低小岡巒，連綿起伏。

昨日下午從山東頭越過。現在四望，除東方外，他三方遠處全有此種連綿的小山。行一點多鐘後，牧草較佳，遂任駱駝隨便走，隨便喫；因為我所騎駱駝頗爲馴良，且走的不慢，任牠喫一點，也還不至于大落後邊。十一點半，到北山根。山有斷處，路從中過。路左有兩井坑，或係過去商隊所新掘。水上有薄冰，我的駱駝同另外幾個到那裏喝水後，仍繼續前行。過山後，戈壁仍展開；地上石塊較大，現黑色。遠望小山，仍如前狀。三點止宿，離北山已不遠。草較昨日爲佳，仍無水。行二十九公里十公尺，步行五六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四度八。今日天氣甚佳，下午始有微風。在駱駝背上，將新疆遊記，約略翻完。此書著者有意以多取勝；沿革全抄新疆圖志，尙可原諒；然不註明原書，已非著述體裁。至于議論也不少全文抄錄，不注書目，遂疑已有，這些地方也太難了！丁仲良今日在路右看見地上壘石成字，且有一圖。他審視後，抄錄本上。圖略似人陽具，上帶鞏丸。字共有字母十，後四字母頗似1700，未知何種文字。丁仲良疑爲俄文，固屬非是；黃仲良說是藏文，尤爲武斷。現在不知，只好存疑。晚

餐後天頗寒。

十七日，夜中不寒，最低溫度止零下三度半。天尙未明：風已成聲。起身時七點。路北行入山，左右皆小岡巒，中有平地水道，頗寬。八點後，道旁有 $\text{H Y} \llcorner \llcorner$ ，但高不過二三尺。九點半出山，又見平原，草還不少。望北山較高，大約也不過三四十里遠。十點後即止宿。住處附近，頗有淺積水。終日風不住，令人不快。據赫定先生言，「走路最令人不快者爲風。即溫度降至零下三十度，如衣服穿足，兼無風，並沒有什麼難過的地方，因爲雖冷，熱空氣尙可保存于衣服裏面。如有風，溫度降至零下，即非常地不痛快，因爲冷空氣鑽入衣中，趕散熱空氣的原故」。據這幾天的經驗看起，他這些話實在是信而有徵。晚餐時水鹹，然聞探得北邊二里許有二井，水頗佳，已往馱水。晚風止。在赫定先生氈幕中談，聽那林說：「從 $\llcorner \llcorner \llcorner$ 又力來至額濟納河的蒙古人運到生氈恒帳中，說他在那裏見著同我們一氣的人，三四天後就到這裏，以後還要到哈密去云云」。如果這些話傳的不錯，這一次大約一定是希淵他們了。他並且說錢默滿

聽見這個消息，立時派「カカ」帶住幾個駱駝和糧食前迎，並分付他如果迎不到，即須各處打聽，總要找著才能回來。今日行十三公里八百公尺；方向爲北轉西六度一二；步行四公里。據赫定先生說：現在住的地方，已比哈密偏北四公里許；據「Yカ」向前探路的結果，據說明天的路轉向西北。寢時十點，風雖不大，然又有聲。

十八日，早醒。起無風。最低溫度零下五度二。動身時七點八分。走一公里餘，路左有二井甚近，水去地面不過二尺許。再前時有鬆沙，路漸引漸上，頗見坡坨起伏。路旁見二鳥，頗似吾鄉所叫作「灰蠻子」，但微帶褐色，在地上走，逐之則飛，亦不能遠。八點時，駱駝所駢行李，因偏斜墜下，等後邊蒙古人到收拾好，才繼續前行，耽誤半點鐘。將九點半，有歧路，左邊的向正西，右邊的仍向西北；大隊行李已從右邊走，我疑惑應從左邊。等二十分鐘，赫定先生後到，他說右邊不錯，遂上駝向前走。以前皆步行，頗熱。此後路爲漸高的平原。住時尙未十二點，住地西北方近山，無水，聞因草較佳，故早住。共行十

四公里七百六十公尺，方向爲北轉西二十七度，步行八公里餘。午餐後眠。晚看新疆遊記。圍火同赫定及海德諸人談飛行航路同鐵路各事。今日那林他們三位又同大隊分路，從南邊山根走。

十九日，夜中醒，聞風已大起；早晨風愈大，不能起行。最低溫度零下一度半。終日狂風怒號。九點鐘許，微雪，羣山帶白，已增美麗，西南山上方望雪

能勝風，而歸結適得其反，雪止風怒，未幾雪爲沙壓，全不見。翻閱中山實業計畫。中山原計利用戰後的過騰工業以整理我國的交通組織，故于我國金融事業一字未提及，現事機已過，宜一面利用外資建樹重要的交通幹線，另外一方面，整理金融以爲漸行自築的準備。又原計畫對於飛行工業一字未提，亦屬缺點，飛行對於將來實有重要的關係，將來計畫實業者萬不可不注意也。四點時溫度已降至零下六度。與赫定先生談，據說此地比額濟納河不過高四五十公尺，昨天氣壓驟低，乃暴風的預兆，并非高度驟升。五點溫度又降一度，預想明天當奇冷無風。餐後加穿一棉襖，又加被窩褥子，畢即寢。

二十日，夜醒聞風已小，早晨風止。最低溫度零下十三度八，然夜中因蓋的好得不冷，且並無在カムカール《又カ夜覺重的毛病》。行李上好後始知望遠鏡不見；徧尋不得，心甚不寧。起身時八點已過。八點四十分入山，漸行漸高；十點後又漸低下。下午一時後山勢漸開。三點住。大隊全到後，知望遠鏡爲牽駱駝人高姓所拾得，大約前天沒有結好，快到的時候遺在路旁也。住處有水，草不佳。聞有地名カムカール，カムカール意爲楊，ムカール意爲泉；此地北二三里有楊樹，又水泉甚多，蒙古人找到者六，然聞共有十，疑カムカール即此地，如此揣想不錯，則前途尙有一百三十里無水。決定明天早起早走，因如此駱駝才有喫草的時候；然寢時又微聞風聲，希望夜中溫度多多降低，因溫度低始可望無風也。今天行二十六公里三百六十公尺，步行四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六十七度。

二十一日，最低溫度零下九度一。七點半起身。初行沙堆間，但不遠。終日道兩邊皆有小山，有時道右爲沙嶺。十點許，見一飛鳥，形似烏鴉，但鳴聲

不同，既有此鳥，疑離此地不遠有水泊之類。下午路皆小碎石子，或石片，頗費力走。兩點過後迎面有山頗高峻，路避山轉向西南，即行住下。附近有不少的 P Y 之鳥，駱駝也可以喫，但非佳牧草；無水。行二十六公里四百六十公尺，步行十六公里半；方向爲北轉西七十四度九。頗困乏，少眠。起翻閱觀堂集林數篇。

二十二日，最低溫度零下八度九。六點起，七點啟行，路隨一乾河身，略偏西南行。兩旁不遠皆有山。我們從額濟納河畔動身後十餘日，所行皆廣漠，間有不平，亦不過坡坨起伏，風物異常單調。今日所見山雖非偉大，然山勢漸雄奇，或離天山將近，風物將又變化歟？見一羣鳥，正向北飛，未辨何鳥。聽說這邊有一河身，叫作牙力，路跟著走幾里，皆有水，是否即今日所隨河身，因既無居民，又無來往的商隊，絕無問處。八點半抵一處，有二井，因要飲駱駝，即行住下。閱觀堂集林；借赫定先生的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檢閱其殘卷及木簡的照片，內含樓蘭

今日早晨步行時日光晶明，且無風，所以很出點汗，以至覺渴，而水又鹹，又想喝，又不能喝，頗以爲苦。晚覺有瀉肚的光景，也因爲水的緣故，且聞團中患瀉者已非一人。讀水經注關於蒲昌海一部分。下午卽有微風，寢時間又有聲。

二十四日，最低溫度零下九度。起身時七點一刻。地勢仍有起伏。道右遠處山不高；路漸至白神山北。又遇一「褐色蠻子」，與前幾天所見者同。將十二點，遠望低處有紅檉，且有楊樹，頗似額濟納河畔景物。近則見芨芨草叢生，泉流潺湲，大喜，卽行住下。近處畦町顯然，似曾種植；Semkoff說前有人在這邊偷種鴉片，大約就是這裏了。另4-4《又力也大約這裏才是。因此地水草佳，決定休息兩日。見有瘦馬隨便喫草，但不見居民，疑爲前行商隊所遺下者，然又聞離此處不遠，卽見有頸上掛鈴的二犬，至爲可疑。據拉爾生說：聽說這一帶有強盜，疑不遠有一小商團，見我們來，疑惑是強盜，趕緊避去，遺犬在此，至于強盜未必畜犬，卽有犬亦不須帶鈴云云。我却疑惑就是那些種煙的人，恐怕被

捉，所以暫避。午餐後少眠。因團中麵粉已將完，且近日駱駝太乏，需要用料，與赫定先生商議，決定派米綸威明日三點起身，每日趕程四十公里，先到大石頭間，又名二家胡桐，有漢人生意一家。採買後，再迎回來。下午有風。今日行十七公里一百六十公尺，步行六公里強；方向爲北轉西八十八度。

二十五日，最低溫度零下五度，終日有風；天氣陰沈，似有雪意。伏處帳中不敢出，幸此地柴薪不缺，帳中可蓄炭火，溫度或不亞于北京家中！且此地水甚好，昨日因前兩天水壞，瀉肚一次，今日復原。終日讀觀堂集林。在此沙漠寒風中間，得圍炭火讀好書，亦一大快事！然看我日記的人或以我爲苦中尋樂也！晚風止，穿上大氈靴，蹣蹣跚跚。走到帳篷北邊數十步處看水，則已成堅冰，然尚有泉流涓涓。欲窮其源，則又轉回帳前十餘步內，但源藏蘆草中，終不可見。今日米綸威動身，帶蒙古人二，漢人一，先往大石頭。晚四五點鐘溫度已降至零下七度，預料明日當嚴寒。夜間星光甚佳。

二十六日，最低溫度零下十八度九，至地面溫度則零下二十二度二！自九日起，所記溫度皆

爲空氣中高一公尺半的溫度；至地面上的溫度則較低，差一二三四度不等，其差異則因地面反射的緣故。然因帳中有火，帳外無風，不覺有什麼不

痛快。商團所遺馬僵臥不能起，圍中蒙古人或推之，或挽之，或扶其脊，或拉其尾，勉強起立，旋復倒下；扶起數次，始能勉強走數步！可憐的畜生，瘦骨嶙峋，果能支此嚴寒耶！赫定先生想知道中文中關於土爾扈特族的歷史，乃將蒙古游牧記聖武記中此部分摘要翻譯，請他筆錄。午後赫定先生接到米綸威一信，說前途仍如過去戈壁的情形；去此十二公里，路傍有一中文木牌，說要小心強盜；所帶蒙古人僧哥所騎底駱駝，雖不見衰弱，而總是不肯好好往前走，只好派他騎著回來云云。據拉爾生及其他蒙古人的意思，這匹駱駝甚好，萬不至于不能走；一定是僧哥聽說有強盜，害怕托辭；果如此，則此僧哥可謂膽小如鼠了。下午讀王注西遊記。前疑黑城即邱處機所經過的遼城，從前人說他走過克魯倫河。陸局及和林，後至新疆者或有誤解，現在檢閱前後文，此疑氷釋，因爲邱氏先東北行至陸局河，次至窩里朶（即和林）。次過西山南下至鼈思馬大城，（即別失八里之異音。）始循陰山（即天山）西行，記中本文甚明，無可疑者。至黑城乃元太祖所克

「黑水諸城」中之一城，與邱處機無干。天終日有雲，晚甚清明。下午五點餘溫度已降至零下十六七度，蓋白天無太陽，既無熱力，晚間清明，少有熱力亦全消散，所以溫度這樣的低。晚整理賬目。因前途草不佳，下午拉爾生來言明天再休息一日。

二十七日，最低溫度零下十九度七，至地面則二十三度。終日陰，少有風。補作日記，繼續讀西遊記，至晚始畢。今日丁仲良上山回，言西方不遠，似有人家，因見氈幕，非蒙古包。且有犬吠；但天晚未能往視云云：

二十八日，最低溫度零下二十度，地面則止二十二度七。起身時約七點半。路向西南行，起首尚有矮小樹木，並過乾河兩道。半點後又成略有P Y《E》的戈壁。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係躲避此山。道左有遠山，頗多層疊，近山蒼鬱，遠山迷茫。十二點一刻，見道左地上鋪黑石作大字，往觀，則作扁狀，題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獻」字，後題「魁順永」，大約係一生意字號，下列姓名甚多，內有二「雲貴」，大約亦係一人名，未必這一班人全爲雲貴人。時期爲民國十

六年八月廿一日。後尙題四句說：「此條路逕，乏少人行；蘭之疑濫稅逼迫，致使重登」。辭甚質俚，爲過路商人所爲。至米綸威所說「小心強盜」字樣，則並未見。此後道旁略有一岡阜，兩點一刻至山根，住下。草尙可對付，無水。

今日天仍有雲，間有微風，甚寒。行二十五公里六百五十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南轉西五十度二。駱駝倒了三個，晚與赫定先生談，知道駱駝已丟五個，決定明日，除赫定先生外，大家不騎駱駝，至于我個人則騎三分之一。又聞氣壓表驟降，恐不久又要有大風。寢時十點。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起身時七點已過。不久卽入山，山勢不高，中間道路兩邊離山皆尙有數十公尺。石色甚黑。十點山勢變高峻，道亦漸狹。路隨山灣轉，曲折甚多。初行一山谷乾河身中。入谷時，見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沒水，行人注意」。不久路離河身，愈不平，谿谷嶄巖，黑石童然。十一點半，路又開展，山勢將盡。十二點到一小山灣中，有一井，卽止宿。今日所行，山陰多有積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聽說

前路邊有字，往觀，則右有「公和成」三大字，大約爲寫字人所屬之字號；左上題「月明星稀」四大字，下題「明月松間照」一聯，筆勢尙不俗，此商人乃多雅興。

但山中雖可有星月，却並無松。下午有風不大，氣壓仍下降；晚晌天氣甚寒，卽現在寫日記時，帳中置火而一時不呵凍，卽不能寫；如果有人看見此日記的淡墨支絀，卽可以想到現在的天氣。像這樣的氣候，又在山中，或望不致大風。住處草仍不佳，井水甚淺。今晚又將西遊記略翻一徧，因上次止注意上邊所關底地理，行程日期却未留神，此次專考查他的行程。今日行十五公里六百六十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南轉西四十五度半。

三十日，夜中時間風聲，未明，拉爾生來說風太大，不能走。起看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十五度。風並不大，然因此地爲山環，聽說離此地不遠山上，風卽甚大，故終不能走。地下兼有微雪，有人疑爲霜，無論有風霜不能凝，且霜亦無積于低處的道理。看王靜安著的韃靼考及蒙古考。郝默爾來談，說蒙古人已全無肉食，只好將不能走的駱駝殺掉充食品！我們卽縱談此地的曠漠，計算我們已經

走了十六天，除了ウセカ ウ カ 外，一個居民也沒有見著，並且前途想看見居民，或者仍需要十六天，這二十幾程大戈壁，總算像點樣子了！我又說：「邱處機詠沙漠的詩：「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惟有馬回還。」然既有馬回還，總去人家不遠，我們離額濟納河二十餘日，除了ウセカ ウ カ 及商人所棄之瘦馬外，何嘗見馬是什麼樣子」！他說：「昨日海德到山上，找了半天，何嘗有一點野獸的踪跡」！然此地終不算大荒涼；因為還有水哩！不久赫定先生也來，他因為恐怕我冷，約我到他那蒙古包取暖，盛意可感。然我命王殿臣檢柴在帳中點起，且身上穿的厚，一點不冷。縱談一切，此老不惟讀過西遊記譯本，且確知邱處機到薩馬爾罕的年月。我新近看兩編，才開始知道；彼此相形，頗覺愧悚。午餐後繼續前讀，讀畢，翻閱聖武親征錄。晚餐後少談，早寢。晚無風，五點前已零下十度。

十二月一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二十度四，地面則零下二十四度半。早餐時手捧熱茶碗，內面不冷，而手背已僵。有人把帳前長在地上的蘆草點著，烘然大

火，足救嚴寒，可惜爲時不久。將脚置火邊，上截不冷而脚跟冷僵，去火走若干步後，始覺較愈。七點半後起身，天氣甚好。所走路爲山間一略有起伏的平原。低處有積雪，似此地雪較大。道左望山不遠，山亦高峻，大約卽 Пыль 住所離南面山甚近，牧草仍不見佳，無水。今日將至時又丟一駱駝！行二十六公里六百一十公尺，步行十八公里餘，方向爲北轉東七十九度七。

二日，天將明，雨雪。最低溫度零下十二度。七點半鐘起身。時太陽已出，而雪猶未已；八點後漸止。地勢仍如昨日，道左道右山皆少遠，且道右亦無岡阜。道左山略高峻，道右山較平衍。平衍的山略帶皺紋，上蓋層雪，遠望如大理石成，有時又似白浪；頗現美麗；道左則山極峻厲，雪不掩骨，遠望如黑煤蓋白麵，雖然想用瓊瑤等類美麗的字形容牠，而感覺中並無此印象，不如不說。

又前則山斗峻程度較減，雪不甚露，又轉美觀。十點後走近南山，形似入山，實又上一多橫谷的小原，高下升降，駱駝走著不易。又前，始進山，轉一小灣，見

前隊又已住下，問拉爾生有水否，答言此地無有，但我們帶的有水。然遲之又久，茶仍未煮好，問人，始知水桶中水已騰不多，且全已堅凍，不易溶出。往看，則四桶內所餘底水共止騰半桶，約有北京挑水夫的一担。即溶出亦難敷今日用，大家乃決定收雪。七手八腳，頃刻成壺。茶點後，黃仲良又拿出罐頭中的筍，丁仲良又拿出罐頭中的雞，攪和雪水煮湯，味極鮮美。筍雞味本清，加以雪水，大家戲呼爲三清湯，亦穿過戈壁中的一段趣話。讀元秘史。赫定先生來談，知道肉亦全無，只騰罐頭，海德同馬森伯往獵，則踪跡全無，失望而歸；昨天曾殺一瘦不能行的駱駝，只好令蒙古人以此充餐。談次郝默爾來，手中執鍋，內有煎駱駝肉兩塊，我嘗了一嚥，如果沒有人告訴我，我一定以爲是牛肉了。又聽說前面七八里處即有二井，但那面的牧草已被前面商幫的駱駝喫淨，尙遠不及這裡。晚餐時，因爲駱駝不好，恐怕不能刻期到哈密，食物須行節儉，乃將晚晌的麵包黃油減去。餐後，黃仲良因未大能果腹，蓄了一肚子塊壘，我一時不小心，同他言語大行衝突，雖未幾即畢，然「甚矣飢之難也」！晚月色極佳，四面山峰聳峙，雪月交

輝，清光照人，天若特給此奇景以補吾等生活之中小不足者！ 今日行十三公里二百七十五公尺，方向爲南轉西八十九度四；步行八公里餘。

三日，夜中最低溫度十三度，地面則十八度。七點起身。在山谷中行，兩旁山勢頗峻偉。七點半山勢展開。時太陽尙未出山。從山口向東北四望，曙光籠罩的遠山，蔚藍淡紫，靜穆美麗；右邊山^回望爲雪封，左邊雪極少；四面遠處山勢，皆有千巖萬壑之趣，博大雄偉，畫圖所不能寫。路先向上，後又大降，至一乾河身，河畔有楊樹多株。另一山口，有井，乃將駱駝所負箱件放下，使她們喝水，並取水備人用。拉爾生說南邊山上似有古城，我登小峯巔望，也覺得有點仿佛，叫莊永成去看，不過是一種小嶺繼續。十點過後復行，路旁山根向西北走，正西，西南，南方山皆不遠，十一點復入山，時略有微風。十一點住。住所無水，草較前略佳，行十公里九百五十公尺，方向爲北轉西七十三度九，完全步行。少息，讀元秘史。午點後赫定先生來談，知道他在井邊路旁接到米綸威的信，上月廿七日寫，據說他已經趕到商隊，據他們說從這裏五天可到大石頭。如果此言不

誤，則米綸威昨日當已到彼間。又說明天不知能到P Y 儿 Y 厂 又 儿 又 么 么 否，因現在駱駝太乏，明天止能走二十公里；抵彼間後，因聽說水草皆佳，當休息三日，大約米綸威已可回來。否即繼續前行，亦不久即當遇著也。

四日，最低溫度零下十六度。七點鐘起身，行山谷中，方向隨山谷轉移，有時且向東北行。初覺走三五里後，即將出山入一平原，昨天登山遠望的人大約如此說。然繼續著走

了許多路，轉了許多灣，而山勢連綿，不見盡處。同郝默爾一同步行，且談且走，幾不知路遠近。九點後得一羣山周圍的一小平地，以為過了前邊的山，大

約總要到平原了，乃前進不遠，即見紅檉，又進，漸見楊林，大喜，以為P Y 儿 Y 厂 又 儿 又 么 么 或當不遠；走近則有一小河，已經結冰，河畔，蘆草甚多，遂止宿，時九點半。共行十一公里七十五公尺；完全步行；方向為北轉西四十一度七。

住地離山口不遠，北望口外碧澄蒼茫，有若大海。午餐後少息，往北出山口一望，走十六分鐘到山口，口外向東還有平山連綿，向西則如向大海傾斜的海岸。

隨此「海岸」又前進五六分鐘。北望真如巨海無涯。歸，看元秘史幾頁，往赫定先生

蒙古包中間談。此老多識，問他戈壁何以能現這樣美麗的景色，他也一點不曉得。晚餐後春舫在帳中間談，寢時約十點鐘。

五日，最低溫度零下十九度二。今日因駱駝乏，在此休息。終日看元秘史。晚春舫來談，說童世亨所編輯的地圖，謬點甚多，最荒謬的為中小學教科用的中國簡明地圖，第一頁中國全圖，竟至于把比例尺畫錯！按著他的比例尺，每度竟有四百里的距離！這樣的巨謬，出了很多的版，竟沒有一个人發覺出來，真屬咄咄怪事！以後我們把他編的中國新區域圖過細研究，真是謬不勝舉；比方說，在新疆區域，總圖上所見的地名，除了縣名外，在分圖上能找出來的曾不及十分之三四！商務印書館能出這樣的地圖，我們中國人能容受這樣的地圖，也真是大可痛心的一件事！寢時九點餘。決定明天仍休息一天。

六日，夜中聽見鈴響，細聽知道是很大的商幫從這裏經過，因叫王殿臣起看他們是否在這裏住；如不在此地住，即請拉爾生趕緊派一個人去問他們，因為我們對于前途，全不曉得，並且米麵不多，買料的還沒有回，他們在這些地方，或者可

他們每天走七八十里，沒水的地方八天可走完，至于我們駱駝疲甚，總得十四五天。頭五天尤為艱難，因為計算程途，這五天走過後，休息時間內，米綸或一定可以回來，駱駝有料喫，大約可以少好一點。決定明天早走。住地爲一山口，北臨蔚藍的「大海」——大約爲古代的湖泊，——東西崇嶺聳峙，中有谷有河；口外西方仍有平山綿延。河邊多蘆，然有幾十畝地方，完全燒去，一片黑地，此爲有意燒去呢，抑無意延燒呢，全未可知。所可知者，燒過已有不少的時候，因爲黑灰上已積有冰雪也。幸所餘尙多，牧草不乏。河邊亦有叮蛙痕迹，高處且有破房基址，或者仍是偷種鴉片人所留底遺迹。七點鐘即寢。今日行十五公里九百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北轉西七十四度七。

八日，睡著時大約八點；大約至早晨一兩點後醒，以後又展轉不能成寐。五點鐘起。最低溫度零下十二度四。六點三十五分起身。時太陽未出，山色迷茫，滿谷黃蘆，遙望如麥浪；河寬三尺，流水潺湲可聽。七點黃蘆盡。時天已大明，路行谷中，地上石沙，寬平可行。山石黑，山岩峻，莊嚴沈鬱，美觀中之

最上格也。岩石時玲瓏透露，時嶄巖峭厲，遙望疑有斧鑿痕迹。山轉折頗多，谷窮疑盡，將合又分。有時大石當谷口若屏，幾疑鬼工。十點後山勢漸平，十一點後將盡，將十二點止宿。行二十公里四百九十公尺，步行十二公里；方向爲南轉西四十三度九。今日因夜眠不佳，行走覺疲乏。路上舍了四個駱駝，以後又引回三個，前途最近四天，頗爲嚴重，然危險，據現在看起，仍屬絕無，止有鼓勇前進，目的當已不遠！少眠，午點後再眠，醒後精神一振。晚餐後同赫定先生少談，聽見鈴響，郝默爾來說後面商幫來到，赫定先生同我全很高幸地出來看。今夕滿月，夜色如晝。在此廣大的沙漠，軀幹壯偉的駱駝，馱著牠們的重担，頸下懸著聲音雄肆威重的銅鈴，趁著這樣的月光，緩緩地前進！我們此時的情緒好像爲美麗莊嚴所侵襲，有一種不可名言的境况；即使勉強形容，又何能傳達于沒有親身經過此情此境的人的心坎裏邊！丁仲良同他們談，他們說可以勻出五個駱駝，將我們的箱子捐到大石頭。然則前途即使再丟幾個駱駝，尙不至發生拋棄行李一類不痛快的事情，更爲可喜。回帳，寢時九點半。今日住處無水，

草不很好。

九日，睡尚佳。六點一刻同郝默爾先行。山勢已盡，沿途只有小起伏。

七點餘路右有叢木，往尋，則見叢木中有鑿出的兩小坑，下有冰，但難取出。時蒙古人管水桶者亦來，前找，說有水了，往看則有一井，但水中硫黃氣太重，然亦取兩桶以備洗濯杯盤。將九鐘，見昨晚所過的商幫在那裏住，遂同進去，喫了他們兩杯茶冲炒麵，遂出。復行，則地面淤泥甚光滑，想係夏日積水處。將十一點，道右有紅檉，聽說裏邊有井，往尋不見。十一點餘大隊已住下，此地不惟有水，並且够飲駱駝，水味亦佳，實出意料之外。草亦較好。今日與郝默爾醫生談論，全體步行，不覺已到。赫定先生後到，談次，知道他昨晚因看駝隊過，受寒，夜中大吐，今早及現在全不思食，頗爲勞念。歸帳少眠。午點時春舫說同商幫談捎帶行李到大石頭事，他們一個駱駝竟要二十八塊錢，以後讓至二十五塊，他給他們十塊錢一個，他們還不肯。我們計議一番，以爲昨天丟了一個駱駝，今天並沒有丟，這樣走到前邊有水的地方，用不著一定要雇駱駝；到那裏，米綸威總

可以回來，他大約要雇幾個駱駝，就用不著再雇，也就算了。今天有幾件可快意的事情：沒有丟駱駝，知道駱駝並沒有昨天所想的那樣壞，一快；前天商幫人說這邊二百二十里地沒有水，一百二十里處雖有井，止够人喝茶，沒有駱駝喝的水，今天不惟遇著很好的並可以供駱駝飲料的水，并且知道我們已經走過他們所說底一百二十里，然則這二百二十里，比例起來，再有兩天，不難走到，二快，昨天起初聽說丟了四個駱駝，後悔不在 PYLYYrXrXm 好草的地方多停兩天，等著米綸威回來，但是今天聽到商幫上人說黃蘆爲頂壞的牧草，止能撐肚，不能救飢增力，前天丟四個駱駝，就是因爲過喫黃蘆，然則無論怎麼樣絕沒有可後悔的地方，三快。

晚晌赫定先生還不思食，他還想明天繼續走路，勸他休息，因決定明天不走。

回與丁仲良，春舫閒談，郝默爾來說有一商幫從西方來，當可問他路途情形及遇見米綸威沒有，往看，則爲一蒙古幫，不懂漢話，叫塞拉特起來問他們，才知道他們爲外蒙古人，現從安西買麵料來，路過馬騾山，來到此地，止遇見前邊商幫，云云，然則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們並沒有什麼能告訴我們說。寢時十點。

話，即起，我看表，時不過一點，他出去打一個轉，回來又睡。我又醒後聽見很多的人說話，即叫他起，我不久亦起，廚房飯已煮熟，我看表，才三點二十分，告訴他們說，他們才知道起得太早，等至四點早餐，五鐘起行。今早月有暈，或將起風。起行前聽醫生說：赫定先生夜中仍思嘔吐，頗爲耽念。路左右時有小起伏。八點後路又入崗巒間，但不峻厲。南望小山若屏。路不久又較平坦。

十一點許離山不遠，止宿。少眠，起午點。赫定先生尙未到，聽說他在路上歇著，非常困倦，且有苦痛，醫生給他打一嗎啡鍼。但他的精神剛覺恢復，即又起看分度器作路圖，他這樣的精神，真令人慨嘆不已！但我却後悔昨天不勸他在ウツルカノヤマ多住一兩天，因爲那邊有草有水，至于今天則無水，草又不好，雖欲停留休息，亦很難設法。他兩點後到，同他談，他精神尙好，他說：病同三德廟所患，完全一樣，仍係肝中結塊入通道中，故肝時覺痛云云。似此則以靜養多天爲宜，然明日又有何法！晚郝默爾來談，說大家想給他弄一種牀，使他睡上，免致走著振動，他一定不肯；我也彷彿聽拉爾生說想給他作一種拖車，使蒙古

人前挖，他不願意，我就想去勸他。及至見他，談次：知道他並不執拗，但實在想不出好法子，因為他們所想底床，是想用四個駱駝馱著，那樣法子本來不好，無怪他不願意。至于挖車，他倒很願意，但是找不出東西做，擬明早問拉爾生再說。歸帳天已晚，即寢。昨晚所到底商幫，係安西漢人向外蒙古一古古世販賣米麪者。問他們商買，他們竟要一塊錢三斤，蓋他們本不欲賣也。

十二日，早三點半鐘起。想去問拉爾生並早餐，乃走到那裏，忽覺頭暈，遂坐到火邊地下，幾分鐘後暈止，吃粥；起來少走幾步，又暈，乃歪倒地下幾分鐘，覺愈；起問拉爾生是否有作挖車的辦法，他說他昨天的意思，也是用床抬；至于挖車，除了帳竿，就沒有東西做；可是帳竿拉幾十里後就要全毀；這樣冷天，萬不能使人沒有帳篷住，所以沒有法子。又覺暈，回帳休息，將七點出帳，又暈，坐下少息，覺愈，漸漸起走，可以不暈，遂命起行，時將八點。這幾天覺睡的不夠，為眩暈的主要原因；此後與赫定先生談及，他說帳中夜中置火，于衛生不宜，然昨晚今早，帳中不過有一點火炭，火並不大，自然可以有點關係，但必非主要原

因。今早月仍有暈。最低溫度零下十六度餘。將啟行時，赫定先生已起，在他的蒙古包前正作簡易畫，同他少談數句，乃行。初上路駝，喘息甚急促，三四十分後始愈，惟時時呵欠。十點過後路漸入山，我覺得腳涼，乃下步行。山不高，山灣內有紅檉頗多，地頗濕潤，如有人鑿井，當亦不難。不久即出山，過一小乾河溝，我已走一點一刻鐘，遂再上駱駝。路爲略有起伏的平原。十一點後少有風，不大。一點多鐘，遠望大隊已住，但一望即知不像有水的地方；即問，果離水尚遠。那林即在泉上住，聽見我們昨晚派出探水的人說赫定先生有病，即行來此，據他說此間離泉上尚有二十五公里附近。至後眠一點鐘。午點後，那林來談，知道赫定先生已到，據說他在路上前半截精神頗佳，以後起風，頗形委頓，但他仍一路畫圖。那林又說他現在可以替赫定先生畫圖，赫定先生已允以後停止休息矣。他又說他們所走底路，時遇居民，可以買羊，指路，出乎意料之外；有地方聽說有匪人，走到那裏則絕無居人，不過留私種鴉片的町畦及破屋，或係原來匪人所居云云。

然此後同醫生談，知道那林隊有一次八天沒有遇著水！後數日，每人每天止準喝一口水！云云，則彼隊所遇困難，或有過于大隊者，但是那林却沒

有給我說，或亦俗語所說「只說過五關，不說困麥城」之意歟！晚郝默爾醫生又來，說赫定先生已允許用床抬，他們歐洲四五个團員自己抬；明天大隊走到泉上，至于病人及隨從則暫住到十二三公里處。他們這樣毅然來抬病人，勇毅殊可佩服，然途中如此互相扶助，實亦分內事。擬等到後天再派我國的團員及聽差來接迎他們，因為那地方無水不能留多人也。寢時七點餘。

十三日，夜中睡佳，將七點起，八點起身。路如昨日，漸漸升高。十二點後入山，山頗峻厲；路曲折甚多，時有狹徑。過山巔漸下，望見山谷中有空駱駝二十許，有三人在上面騎著，疑為米綸或所雇，乃停下少待；但他們不由正路來往，徑馳入山間。據王殿臣說，他看見他們帶的有槍械；以後聽說這附近有四五个蒙古人帶有槍械，並有駱駝五十許，然鞍韉皆係漢式，疑為截劫所得，或者就是這一班人了。又前見海德騎一快駱駝從後越過。一點後出山，未幾即見水，見駱駝，然不見帳篷，甚疑，再前始知帳篷為高地所隱。一點半鐘住下。住地有水，草不佳。午餐後眠一時。起見丁仲良至，他說赫定先生今天要到這裏，海

德前來，即係傳此命令，現已有多人往接。天定黑時，他們全到。往看赫定先生，他說肝痛，身外不甚好過，然談次精神尚佳。他們抬的人五分鐘換一次，共換五十一次乃到。赫定先生今日躺下不能作圖，乃命那林看分度表，然仍自行記下，不肯假手他人！晚餐後少談，寢九鐘餘。

十四日，起已將九點。早餐後與赫定先生談，他們精神甚佳，很能喫些東西，據說再休息幾天，即可全愈。決定明天派春舫同馬學爾帶幾個輕便的駱駝，先趕到大石頭或去Y P e K X K a Y 厝車或馱轎，回到這裏；大隊亦明日動身，每天兩三點鐘即起動身；我同大隊走，但我同丁仲良及王殿臣三人天明始動身，因為丁仲良要繪圖的緣故；赫定先生則暫同郝默爾，那林，貝格滿留此；大約車或馱轎雇來的時候，赫定先生已經休息全愈，即可起行。天陰少有風，四點鐘許溫度在零下八度二。請郝默爾給我檢查身體，結果他說我心臟肺臟全好，不過有點勞倦，等到哈密後休息幾天就好了。他又給我一瓶 *Pil. acid arsenic* 讓我按天飯後服食，說可以強壯血脈。晚晌往同赫定先生談，他今天休息一天，精神甚好，談時興趣同平

日一樣的軒渠。他因爲不能前行，舉海德爲代表，遇事同我商議辦理。歸帳又同春舫少談，寢時九點餘。

十五日，大隊三四點鐘將起身，外邊甚紛攘，即醒。他們走後，亦不能復眠。郝默爾來，托帶給拉爾生信一封，因爲他們留的人，麵也只敷一星期的用，等到我們遇見米綸威後，必須將麵趕緊送來故也。六點許，一蒙古人來，說春舫叫他來告訴說黃仲良走錯了路。叫他問了幾句，即派他趕緊到錯路上去追。起身時七點三刻。起身後才知道山坡上很明的路，却非正路，仲良即由此路；正路却向西轉過山坡又轉向西南走。想仲良身上平常帶指南針，總不會大錯，不久總可轉回大隊。路頗有起伏，南望皆小岡巒，道右遠處小山綿亘。九點附近路在山頭，似可繞過不入山，然經引入山。山不高峻，再前行，頗有峭厲的岩石，有幾處，路頗狹隘，大車通行時恐有困難。不久即出山。遠處彌望皆小岡巒；道左爲大淤積地，想夏日積水不少。蒙古人從後來，問他趕上黃先生否，他說趕了二十里許，沒有足迹即返；覺得他或已轉回大隊，殊不以爲意。十二點許蒙古人在前

走，王殿臣牽著駱駝跟著他走，我騎在駱駝上並不留意，不一時他們走錯了路，簡直找不出駱駝足跡。蒙古人轉向北山跟，我知道今天路仍向西南行，命他直向南找，不久即得路。將兩點，已抵大隊駐所，拉爾生來迎說黃先生仍未到，頗爲詫異。細問莊傳二人，知除上所述底路外，中間尙有一路，我想著他或者不遠：一會兒就可以來，如其不然，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在過山時曉得錯路，想轉回來，乃山中曲折極多，東轉西繞，終不得出；二轉回後走到中路，以爲這條一定不錯，竭力向前趕，蒙古人找的東路，所以趕不著。沈思片時，決定派王傳到附近山上然火；莊往中路去截，到後，不向前趕，亦不轉後迎，止點起火來，天晚即回；火傍畫箭並寫字指示大隊所在，回途中仍逐處置火。又疑惑他或在舊住處附近轉，乃寫信給赫定先生，請他派人尋找，派塞拉特送去，並吩咐他過山時大呼，聽有應聲否；如仍不得，彼至舊住所後，即換駱駝向中路去找，因爲塞拉特頗機警，中路重要，所以派他走，至于他方則派其他蒙古人找。今晚如找到，即乘駝夜來，明天不誤起身；否則明早大隊仍須起身，請赫定先生派兩駱駝來，將仲良的帳篷行李，

取歸故處，等將來同畱的人一塊兒走，因為此處無水，——聽說草尙好。——大隊無法等也。午餐後，少眠。丁仲良說黃先生回來了，大喜。不久已到，問他，他說走東路一二十里，久候大隊不至，看指南針，始知錯誤，並知開頭即錯，乃轉回原住所；在那裏飲茶喫飯後，那林派兩個駱駝，一個蒙古引路人送來云云。談次，團中所用傳苦力姓說在草地走，如果兩條路決擇不定，看足迹以外，也可以看駱駝糞，糞乾者過去已久，一定不是；糞濕者始屬正路。丁仲良又想到看駱駝尿，也可以分別；像近日嚴寒，駱尿至地即冰，尤易檢視。總之此地曠漠，無人可問，然如果有人能細心，不愁沒有法子也。晚餐後作日記寢，八點已過。

今日行十八公里三百公尺，步行十公里許，方向爲南轉西七十六度。此數目爲丁仲良所算，據海

德計算，則有二十二公里之多。

十六日，最低溫度零下十五度。

自昨日起，此最低數目不甚可靠，因爲測量氣象的海德每日于四點鐘起身，他所記底，不過是早晨三點多鐘的溫度

，通常溫度最低在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此所記溫度可看作三點鐘的，要比真正的最低高一點。

大隊起身時已醒，後又少眠，六點一刻

起，起身時七點三十七分。地勢同前幾天一樣，彌望小崗巒，路在低處，如登兩

邊岡巒一望，則可見左右遠處皆尚有連山。九點至一地，有商隊曾在那裡住，有泉流出已全結冰，大約就是他們所說底XカマウXカX了。過此地，路頗叢雜，駝迹甚亂。我所頂詫異的，是很多最新向我們來的方向的駝迹，駝迹足爲兩半圓形，前後大致相同，但其前趾甲處迹較深，頗易辨識。而我們並未遇見一個駝，在周圍尋找十來分鐘，得路，再向前，見黃羊兩個；我不能獵，也是牠們的幸福。十點許隨一乾溝，路又入岡巒間，雖兩岸無斗岩，然不易走大車處固不止一所。後路又較平。今日天陰，且有風，仿穿西服法將裡衣結到褲內，風不得入，冷得較輕一點。十一點半，路又入小山中，漸漸升高，及降下，則見大隊已住下，至時十二點剛過。今天所行路據丁仲良的計算，不過十二公里七百公尺，然海德說有二十公里。又聞大隊在XカマウXカX後，曾走錯，來回共費一點多鐘。前所見的駝迹，就是他們回頭時所遺留，海德並未將此節除下；他所說底數目固嫌太多，至于丁仲良的數目，即他自己亦覺得太少；我覺得今天所行，總在十五與十七公里之間，步行當在九與十公里之間。決定明早量一底綫，自計駝步。方向則據仲良說爲南轉西七十六度。

全日陰，下午四點溫度已將及零下十度。晚七點一刻即寢。今日住處無水，草亦不好。

十七日，早醒，五點半起，起時月有暈。七點二十六分起身。初行路爲岡巒周圍的一小草地——更可以說是一小灌木地。九點一刻路又入岡巒間，一至到住時，地勢完全單調，頗令人生厭。路漸升漸高，據氣壓表，當有一百十公尺之多。今日天陰，十點後頗有風，並正迎面，溫度雖未見太低而極令人不快。十二點二十五分左右，並飛雪數點，然此時太陽有微光，且天上無多雲，故不久即住。下午風略小，氣候似少溫。我今天每半點鐘記駱駝步數一次，記罷，趕緊抄起，且記時亦帶駝毛半截手套，如此小心，手僅得不僵；然則他們作路圖的人手冷更當何似！預計兩點以前當可住下，然兩點復三點尙未看見帳篷，非常着急。漢商幫說過XカマウXカX7百六十里有水；蒙古人把這一節分兩段：第一段七里有水，後一段四十里有水。蒙古人所說底兩道水，我想大約靠得住，至于里數，蒙古人所說通常比漢人所說更靠不住。昨晚拉爾生相信蒙古人的話，說再五

十里到Py Gamma，我就有點疑惑。今天一定是拉爾生總想趕到水，所以走得太遠。三點附近，才看見駱駝，知大隊已住，遠望地勢，即知非有水的地方！然見道旁多白石英，與Py Gamma之名頗相合，又冀或能有泉。三點一刻到，問，果無水。拉爾生疑惑走錯了路，走到直往哈密的路上，將不過大石頭。至于Py Gamma，亦搬到北方，不在此路上。我以為不然：我覺得Py Gamma或在前面十數里的地方，遠亦不過三十里，後將轉北，仍過大石頭，我之所以這樣推理，一證之漢商幫的話，二證之于道旁的白石英。丁仲良至時，顛下鬚上結大冰塊。「堅冰在鬚」我們這二十天內已成常事，然能結成如此大塊却是罕見。同拉爾生在外邊站著說幾句話回帳，覺得非常地冷，以後喝點熱茶，喫點東西，點了點火烤一會才好；往看溫度，不過零下八度。晚寢時八點。今日行二十九公里一百公尺，自計。步行十七公里餘。

方向忘記。

十八日，昨晚王殿臣說什麼東西皆發潮，恐將下雪。夜中聞有風聲。今早大隊剛起身，看表，則六點已過，趕緊起。霧大。有風而仍有霧，頗出意外。

且有大霜，羣山上小草一望盡成瓊玉，如此大霜，即或非第一次見而亦爲第一次注意到。此時落月一灣，濃霧籠山，景象淡麗，令人興深遠之思。起身時七點四十分。路行山間，即有岡巒而勢亦崔巍，不似昨日之平衍厭人。霜愈厚積，駝裘皆白，欲名之爲雪，而似在空中凝，不自天下。是時天氣不寒，走路時身上覺燥，亦近十數日內所未見。九點後山勢漸盡，又成坡坨。九點半後霧漸成雪，五十六分已到大隊住所。見黃仲良檢柴回，鬚眉皓然，不能自見，想同他一樣也。住下後覺得雪要大下，而風一起，又「杲杲出日」。下午大風怒號，天氣甚寒。七點餘即寢。今日共行八公里八百公尺，步行八公里弱。今日氣壓六百三十五公釐五。

十九日，終夜大風怒吼，天明時見雪吹入帳內，不能起身，起已八點餘。終天雪並不大，不能蓋地皮，帳角畱小孔，而一不留神，帳內有地已積雪半尺，足知風勢何似。上午閑談。下午無事，因爲想知道歐洲大事與中國相當的年數，借黃仲良的四裔年表一看。這本書也不知道是翻譯什麼人的，我國人翻譯他人的書，多數不著著作人的姓名，非

怪。實在是太不中用了！牠一方面，太老，完全不曉得最新的史料；比方說，現在的歷史家全曉得耶穌不生於西歷紀元的第一年，而此書尚沿從前的訛謬；另外一方面，絕不曉得近世的批評，將許多的神話說成歷史上的事實，並硬給牠一種歷史的年月。這一切全不說，因為是前百幾十年的人著的，這些還不能怪他。最不可恕的，比方說，于法魯意十四王卽位的時候（一六四二）記其時方五歲，及他死的年（一七一五）卽記「年九十七」，自相矛盾。我現在手旁雖無書，然記得魯意十四王卽位時，年十餘歲，則此二數皆誤。最怪的，是于一千八百零四年記曰：「拿破崙自稱一統之主，故王魯意十六在俄，聞之不服」。這不曉得是那裏的鬼話！魯意十六王于千七百九十三年被殺，爲歐洲人的常識，就是這本書也曾記「弑王魯意十六，稱民主國」，怎麼樣于十一年以後，又跳出一位魯意十六來！其餘詳于君主及攻戰，而略于文化事業，也屬太無識見。就是偶然記載，也是全屬偶然：比方說：Copernic 著天體變革論在歐洲思想界有不可比擬的形響，而此書竟一字不記。外如敘述無法，（如應記于希臘格後事，乃記于波斯格後）。一事再

見，（如再記歐林跋天祭，再記發現好望角）種種訛謬，不勝枚舉。當日乃譯這樣荒謬的書，可謂怪事！晚，滿天星斗，雖間有雪，總以爲明天可晴，然氣壓又降低至六百三十一公厘。八點鐘即寢。

二十日，仍終日大風雪，不能走。八點後始起，八點即寢，終日喫飯，談天，烤火，無別事。一會兒「杲杲出日」；一會雖有太陽光而風雪交加；等到雪大的時候即不見太陽；日並非被雲蔽，却被雪蔽，非常奇怪。晚氣壓又降至六百二十五公釐，明天恐又難忘風止矣！

二十一日，天氣生活一如昨日。今日始悟此地似並未降雪，不過氣壓太低，風從西來，天山多雪，乃隨風飄來，並非真有雪降。後覺此理仍太可疑。昨天前天因風大

未能出恭，今日不能再忍，然無論何處全找不出沒有大風的地方！雖出一次恭也須竭力奮鬥！這樣天氣除了絕漠裏邊，恐怕不容易遇見！下午作日記，每次呵凍，僅可寫四五字，困難可知。晚氣壓升至六百二十七公釐八，明天或可望風息。

二十二日，今日風較小，然尙未能起身。早餐後拉爾生來言：「糧食將完，萬不能在這裏再遲延，而駱駝這幾天因風大，不能出外喫草，也不能再負重往前走，只好明日大家帶著隨身行李，趕著空駱駝向前趕路；至于大宗行李暫留此地，我同蒙古人留此地看守；到前途雇來駱駝，再來搬運」。我們仔細思想，也止有這一個辦法，遂將箱件清理一番，風雖少小而手每過一兩分即僵。今日又聽牽駱駝人老高說，他聽商隊說新疆禁糧食出口，想運出來者必須有特許的票子才行，然則米綸威也許是因此就不能在大石頭或Y P C U X K Y 5買糧食或料，乃跑到哈密去辦交涉，所以遲延到現在還未能回來，亦未可知。我們因此更不能不撥程到哈密去了。下午大批行李及拉爾生搬到西邊二里避風處，至明日要起身的人則全留此。氣壓升至六百三十六公釐。四點鐘後，風全息，並不甚冷。晚餐後與海德，馬森伯，拉爾生，李伯冷等少談，預計赫定先生至快也得明年二月初旬才能到哈密，天下事固難預計也。

二十三日，今日冬至節。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天明起，風平氣靜，大霜

如雪。東方曉嫩鮮赤，西方返光嫩紅，山爲粉裝，草如玉琢，豈嚴重時期已過，天將另闢一倩麗莊嚴的世界以酬償我們呢？抑在飄風駭浪的四圍，偶露出一青草綠岸的沙洲以使我们暫休息呢？八點三刻與拉爾生等作別，起身。山勢可云一如十七日所走。十點以前路少上升，以後漸低，望見前邊山下似有平原，那裡或有泉水也。十點後有風，不大。十二點許道左山上有一小鄂博。一點後至一小低原，乾YY《芒比較豐茂，白石英偏地，商幫住此，駱駝糞迹宛在，以爲必可得水，然終不得。一點三刻已至西邊小山根，止好住下。今天到處有雪，水本不成問題，不過據商隊說此泉離二架胡同百六十里，得泉即可知前途的距離，所以異常盼望。午點後YY勿儿芒來說今天在路又臥下兩個駱駝；一個太弱，無法救，另外一個，尙好，不過腿癢不能行，留在離此地十幾里的地方；想派人去把牠送至拉爾生處，或可養好。同馬森伯，海德商議，說派一蒙古人送到拉爾生那裏，即不能復追大隊，他那裏又沒有糧食；騎駱駝去趕回來，則所騎底駱駝沒有喫草的時候；那一個未必能救出，這一個又要死，太覺不值，所以只好棄却！又問

他是不是沒有肉吃，想要牠的肉，並且請他看出那幾個不能再走，卽早說明，可以殺掉備用，如果棄置途中，却是無法，Уууу淚眼汪汪地答言：寧願忍飢飲水，不願再吃駱駝肉！他這樣的慈悲，然亦知在此絕漠中糧食已盡，除了吃駱駝肉，又有什麼其他的法子呢！晚忽念及今日冬節，故園有母，北京有妻有子，一定在家吃餃子，念遠人，然家鄉亂離，北京薪水無著，恐怕皆在愁城中！我又困處于此絕漠中！積思住復，不能自振。也知道世間事全有兩方面，未可全向黑暗一面想，然思路既滯，廓除實難。寢八點。今日行十九公里三百公尺，走十二公里許；至時非常困乏。

二十四日，夜半醒，聞風有聲，此時令人愁思者，又什麼東西過于風聲呢！有雪尚可勉行，有風絕無他法！哈密不過三四百里而遠若天涯！再想大隊全到哈密，又有俟河清的感受！有真危險尙能令人奮發，此刻却無危險，止被輾困，真令人悒鬱無歡。又寢。起八點餘，風略小。補作昨日日記，水弄溫，硯台烤溫，幸得不凍；然到筆上，又有什麼法子使牠仍溫呢？現在才知道用鉛筆作日記

爲有經驗的辦法，深悔從前要用毛筆寫的錯誤。起身時十二點半，風雖不太大，然正迎面吹來；雪浪撲面，頃刻成冰，然頗感壯美，心中尙無餒志。將一點半到一乾河身內，草尙不惡，卽行住下。檢柴然火，枯守取溫，作一詩以紀實：

天山冬夜西風緊，重衾難暖既無溫。
晨起霧濃霜疑雪，草爲玉琢山鋪

銀。朝曦杲杲白日出，輪圓光寒若僵木。
密雲未佈霞已飛，風推雪走流谿

谷。時景雖嚴吾當行，猛進不須愁途窮。
資糧將匱難棲止，涸轍能待枯

肆中！收書束牀手如鐵，繩成矢直未易結。
命僕引駝且過征，緩步可免

足凍裂。壯語空言冒雪戰，
黃仲良說我們能這樣冒風雪走路，就可以打仗，並且可以必勝。冷風寒鼻冰積面。

鬚上，眉上，帽沿，風鏡邊全有積冰。數步止息喘如牛，後隊廿丈何能見！
雪愈滂沛徑愈高，駝堵

衣白僕夫勞。峰迴又遇草滿川，枯莖敗葉臨風搖。
路程匪遙駝正飢，岩

足禦風堪止息。支帳又懼冰雪侵，擇地曳竿數徒倚。
檢柴不虞革鞞穿，

卍丫《芒易折雪凝堅。
枝上雪振拂不下。冒煙屢吹火始熾，閉帳又得容膝安。
帳初未閉，瞬息雪

已蓋牀。急關上。我同丁仲良同帳，僅得容膝而已。

回憶都門酷寒日，炮羊酌酒對妻子；
亦有瓊鳥踏雪

登，遙望珠玉盈樹枝。苦樂由來任心造，宴安酖毒豈是寶。男兒生當東西南北遊，安能株守田園老！

晚風略小，早寢。今日僅行二公里三百公尺，完全步行。

二十五日，早晨又叫Уууу，告訴他說：「現在只能救人，不能救駱駝！你願意教殺也得殺，不願意教殺也必須殺！將來無論對於神，對於人，對於駱駝，責任全是我負，與你無干！」他沒有法子，就請把昨天臥那兩個駱駝牽來殺，不過那怎麼能行呢？那裏離這裏遠，一去今天就不能走路，就告訴他說一定不行。他看沒有法子，才推到晚晌看出那個不能走再殺，遂照他這樣決定。十一點一刻起身，風雪難行如昨日。我上身穿著皮馬褂，下身內穿綿褲，外穿皮套褲，前進時冷風刺面堪厭，身上尚不覺；有時背風休息，即覺髀肉冰冷。我現在才曉得棉衣同皮衣絕不可同日而語，只好穿上皮外套。十二點一刻至一低地有水，且白石濯濯，才知道今天到Уууу，從前未免太早計。又前行，道轉西北。駱駝又臥了三四個，不能多行，未及兩點，即住下。住地草較佳。今日

行六公里三百公尺，步行四公里餘。至後，衣上皆蓋冰雪，搜打不掉，用手絹慢慢擦掉，仍未免一層濕，用火良久始能烘乾。帳門未閉，須臾積雪盈寸，這樣風雪，實可駭人。昨日尙多豪興，今日太感到關山苦趣！晚同丁仲良計算前途，以爲此間離二架胡桐大約還有六十公里光景。傍晚時風略止息，乃將寢時風又嗚嗚作聲，異常焦急。如果全像這兩天走路，卽至二架胡桐，尙不知何日何時，何論哈密！

二十六日，夜醒，聞風略小，大慰。早起東方放晴，並有一斷虹。昨天到後，因爲衣濕天冷，什麼全沒有問，以爲他們沒有東西喫，駱駝已經殺過，今早問 ムヤカウ，才知道還沒有殺。他並且說昨天所臥底四個駱駝，後牽回來兩個，有一個今天早晨起來吃草，另外一個現在還不能起，我卽請海德去把牠用鎗打死；乃遲了半天，又問，則言牠已出去吃草；我說吃草也須要把牠牽回來！催了兩三騎，才承認去牽。時已十一點，快要動身，又問，他們說牠又臥下，牽不回來，又說一會兒走的時候，還可以哄著牠走。總之推諉稽延，不願意殺，不願說

的自相矛盾。他們這樣的推阻，惹我動了真氣，說此駱駝何時不殺，卽何時不走！立逼人把海德引去，及引到，又不肯說是那一個，海德自行尋出，乃行鎗斃。時勢所迫，竟逼人爲屠伯！十點鐘後風又作聲，起身時十二點一刻。今天雖有風而無雪，得免「冰積面」的苦處；雖然帽沿鬚上又何嘗不全是冰呢？山勢如前數日。雪堆纍纍，枯樹亭亭，苦寒中自有風趣！駝背無聊，高唱「驅馬天雨雪」之詩，乃唱未數聲，而冷風入喉，嗽逆不止，只好閉口枯坐。將三點，路更轉西，天又陰沈；遙望西方，愁雲瀾漫。衣上積霜皆白。風霧霜同時，日光雪片同時，白日嚴霜，皆爲此地特別風物！剛四點卽住。莊永成說前在PYY又見Y所遇見底商隊剛才從這裏起身，據他們說此地離二架胡桐，不過六七十里，春舫同馬學爾已經過去四天云云。今日，步行六公里餘，共行十餘公里，因被外套身重，走路極感煩難。

二十七日，前幾天全是西南風，所以討厭；今天忽轉東南，我們向西北行，微風送人，尙不爲惡客也。起身時十一點五十分。初行時過一山口，兩岸山匪卑

微。後即爲低地小原相間。低地灌木叢生，帶雪搖曳，姿態若濃郁之榆葉梅。小原上則石子殷黑，植物稀少。兩點鐘後望見前有「廣川」，再前又爲小山綿亙，遠有大山矗立，以爲半點鐘即可度此廣川，直達彼岸；然遠望若廣川，走起實有不少的起伏。走至將四點鐘又遇見昨天所見底商隊，他們說二架胡桐離此不過二三十里，即在前邊小山窪中；前面的大山就叫作沁城大山，沁城同名去了尸古。即在那山根前，且至山內即無柴云云。同他們一塊兒走了半點鐘，即行住下。今日步行六公里餘，共行十餘公里。

二十八日，晨起天朗氣清，大山中峯高出雲表，曉光映照，紅白調和，恍若靚妝神女，聳身天外。但曇花一現，日出即消。與海德商議請丁仲良帶一蒙古人先到二架胡桐看有商家與否，有羊和麵料可買與否。大隊十一點半起身。仍行此略有起伏的廣川，走到一點半鐘始近山，則商隊仍在那裏住，未起行。在那裏接到丁仲良一字，說那裏沒有商家，但遇二蒙古人，說離此二十里有賣羊的，已同去買，大隊請繼續前進云云。入山口，山勢頗崇峻，乃知昨日視覺的錯誤。下午

頗有微雲，無風，天氣溫和，積雪消溶，頗有春意。谷中有芨芨草，亦爲從額濟納河來後所未嘗見。將及三點，山勢漸開漸平。未四點，又遇前在P Y 厂 乃 乃 X 儿《X 么 乃 所見底商隊正將起行。他們說道右三里餘山中，有蒙古人賣羊的。卽行住下。少頃丁仲良返，買到五隻羊，七八十斤麵，並有鹽若干，大家皆大歡喜！此時才聽說引駱駝的漢人及蒙古人自昨天晚晌卽沒有喫飯，如果今日不能買到羊麵等物，他們明天是否能走得動，已成問題，然則大家之歡喜也固宜。有二蒙古人送羊來。我們從上月十一號離了「セカ X 么《又カ，到今日走了四十八天，才算第一次見到居民！問他們，他們說是新疆西邊的土爾扈特人，新從馬駱山移居到這邊，不久也要走，上沁城去云云。晚餐時，放駱駝人狼吞虎咽，轉瞬全羊已完！今日步行二公里餘，共行十幾公里。

二十九日，近數日人飢，早不願起，每日放駱駝全由海德起來叫他們。今日天未明，放駱駝人的帳篷已經喧騰，「士飽而歌」，真非虛語。終日天色清朗。昨日丁仲良因來谷口內隨蒙古人走，故未能畫圖，今早再回去畫。作日記，等仲良

回來，十一點鐘一刻起身。行山中，山雖不高，而高高下下，積雪初融，景物甚佳，所欠缺者，只有梅花幾點；如果有橫斜數枝，當成極妙畫圖；然天下事固如斯，何能求全責備！十二點三刻後，路入一乾河道中，兩岸頗高，青石嶙峋。路直向北，有時且向東北。一點一刻抵一地，名小石頭，聽說附近有羊場，但未見。地有井，因令駱駝飲水。再前進，路轉西北，路旁有石：臥者，立者，斜而倚者，崎而企者，形形色色，姿態萬千，雖「小石頭」而極可觀覽。山勢漸開，後又緊束。將至四點，見商隊前駐，上有土房，有漢人經商于此，遂駐下。

地名大石頭。有一回兵言奉哈密回王命，來此迎接，略問人數，即行辭去，言明日將有回兵來引路。晚命廚房烙餅，得以飽餐。到商家，問此地情形，兼商買麵料等事。商人黃姓，原籍西安，在此設店五六年，沁城亦有舖子。土炕上烟燈火盆，別有景趣。其人甚老練。此地除商家外，還有幾家放羊的。接到春飭信一封，說二十四日過此，有二回兵迎接，換馬到廟兒溝去，次日可達，駝隊則隔日可達，到那裏即徑直回去云云。又說米綸威走錯路，走到星星峽，疑該

處官兵爲匪，棄駱駝逃至喇兒溝，現已往哈密去。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七公里餘。

三十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二十度一，然晨起時已升至十度，不覺冷。天陰，飛雪不大，直至下午兩三點鐘始漸晴霽。一蒙古排長，帶兵十數名從刺梅花原在此地北五十里。來，名爾載台，漢語說的很好。所帶來底兵有蒙古，有纏頭。談次，知道他們並不在一營中。纏兵營住喇兒溝，營長姓饒；蒙古營長姓巴，住哈密；至住沁城營長則姓陳，爲另外一營。留二蒙古兵，二纏頭兵引路，乃去。

派兩蒙古人回與拉爾生送糧，寫一信與赫定先生。下午一點起身。初仍向西北行，行山谷中。兩岸青石嶙峋，大石頭之取名，或卽以此。以後山勢或狹或開。三點後，聽前邊人說米綸威回來了，未久，就看見他們從道右山谷中過來，時天已將晚，此地草尚佳，卽行住下。少頃，米綸威來，神色倉皇，說什麼全完了，郝德等不準在哈密設氣象測候所，被送到迪化去；什麼全反對國民黨，大約張作霖全勝了；……不清不楚，亂七八糟說一大套。知道他神經錯亂，一笑置之。

接到春舫信兩封。後又叫隨米綸威的張生材來問，綜括一切，知道情形大略如下：新疆自去年以來，東境與甘肅接界處，即設有若干軍隊，凡略有重要的人物，皆須電迪化請示，如有武裝者，亦須解除武裝，始能放行。米綸威在星星峽逃走時，失去洋三百餘元，到哈密後，幸縣長竭力幫忙，已購得糧食及駝料，應用各物，並雇駱駝十餘，回來。郝德到廟兒溝時，因不識中國情形，頗欲強過，故被羈留十數日，經幾次往返電商，始準卸除武裝後，至哈密。到哈密後，已開始觀察氣象，後又被禁止，並命赴省，止留達三及哈士綸在哈密。華志亦未能取出錢，不知何故。並聞有蒙古王公不明氣象測候所爲何物，請求楊督電阻本團西來，不過電到北京時，我們出發已久，未能趕及云云。此說不知確否。又有種種不近情理的謠言，只可付之一笑，而米綸威却有點相信，宜乎其神經錯亂。與黃口談至十一鐘，始寢。

三十一日，夜眠不見佳。夜中最低溫度二十四度半，終日天甚寒。派竹、力、芒將米綸威所帶來底駝糧，送給後留諸位，再寫一信與赫定先生，告訴他一

切。將十二點起身，仍行山中，途中高下甚多。兩三點時，遇見馬學爾雇轎回來，春舫留廟兒溝未回，下駱駝立談數語，即各辭去。四點鐘過後，至一山凹，有井，還有點草，即行住下。聽米綸威說，這裏是從小堡上廟兒溝的路，從這裡必須八點始能到小堡。再行兩點鐘後，即積雪甚深，路極崎嶇難行。過小堡後始較平易。本欲再向前少走一節，不過前邊完全無草，只好住下。明天擬令空駱駝九點鐘先走，大隊十點鐘即當起行，下午六點鐘，或可望到云云。今晚爲除夕，外國團員飲酒過年，頗喧囂，然我甚困，早寢，不久即睡著。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兩公里半。

十七年

元月一日，天氣甚好。九點半鐘起身。起身時與馬森伯且行且談，不覺走到十公里。馬森伯雖思想陳腐，而頗知道不少的東西，且戰事固所親歷，談次，知道些從前未知的事情：比方說，ムズ及ル在戰前若干年，即已預計從比利時進兵；ル及ル同與登堡的互相傾軋，皆非常有趣。今日路中雪深將及

尺，止有狹路，且行亂山中，路極崎嶇，駝乏人疲，苦不可言；雖山景甚佳，尙有何暇觀覽！四點鐘後，引路兵言不久將到小堡，路將漸平；其實五點鐘後，坂愈長，高下愈多；駱駝臥下，即不能再起；只好將行李卸下，人慢慢負至坂上，再將駱駝引上，再令牠駛起，這樣的艱幸，即未走過的人也或者可以想見。直走到七點多鐘，下一大坡，才聽見犬吠，知道小堡不遠。過一小河，廣一公尺餘，分成兩支，過後即見村落。又登高處，即在人家屋前住下；徧地皆雪，支帳處頗不易得。始以爲小堡在山外，現始知其爲山中一小村，看氣壓表，高度已過兩千公尺。我們到草地後，已過七月，今日爲第一次復見村落，心神一爽。村中居民多係纏頭，然亦有漢民四五家，且聞有一漢人在此經商。纏民亦頗能操漢語，我們同他們對付可以達意。晚晌山色樹影，雪月爭輝，景物極佳。我在北京，得一雪月交輝的時候，冒寒登瓊島，以爲得未曾有；此時的景物，勝之不啻十倍，然精神已倦，無法振起，「雪滿山中」，「月明林下」，雖非「高士」，只好高臥，力疲神衰，無復綺夢，不要說望「美人來」了。今日行二三十公里，步行十四五

公里。

二日，今日因駱駝太乏，只好暫休息一天，並且聽說昨天一共丟了六個駱駝！上午雪花亂飛，景物之佳，爲從來所未曾見；直至下午兩三點鐘，雪漸晴霽。

到漢人小舖中少談，主人游姓，直隸武清人，在此經商已十餘年；外有一李姓，前在外蒙經商，現在此間居。談次，知此地商店，春夏來貨，秋冬止收賬，現舖中幾全無貨物。歸帳，早餐，時住帳所倚門內纏民，來請飲茶，力辭不獲，只好隨往。前爲一大間屋，後爲一複室，複室中有一大炕，上鋪氈，卽在上坐。此家婦女頗多，纏婦及兒童皆極清秀；黃仲良謂纏婦聲音頗似江浙，其言不虛。並不如漢民之避人。我從前懸想纏婦或蔽臉如土耳其人，今日見之，始知不然。主人名YLY「么么一」，實在YLY其名，「么么一」漢語保正之屬。出茶獻麵包。纏民烤的麵包，我從前已聽到赫定先生稱贊，故今日不以爲異。家中所用器具亦頗楚楚可觀。此爲我與纏民交接的第一次，印象總算很好。出來又同丁廣同到小舖，詳問地方情形，聞居民說，今年雪特別小，乃仍復如此。王殿臣

來說，Y儿Y「么么」又請吃麵，只好又去，麵加羊肉，味亦佳勝。數十日以來，常苦不飽，今日午飯晚飯皆得有雞，又有很好的麵包，始得大饗。午餐後同黃丁渡河復登昨晚從來底路左峯上一望。河下流兩岸樹木更多，崖石壁立。雪時沒脛。對岸得望見沁城雪山最高峯，此山已望見六七日，總以為不遠，今日始至根前。我同丁仲良的意見，全以為離現在駐足地，不過十數里，然以後聽說，這就是Y儿Y「么么」(雪山)，高達四千四百五十公尺，最高處離此地尚很有幾十里。徘徊頗久，以為不到此絕域，何能見此奇景。向西南望，地似少平，再遠雲海蒼茫，亦稱鉅觀。晚月光更明，山景更幽，惜無詩才畫筆，未能傳達，然我頗疑，即有詩才畫筆，而是否真能傳達，也還成問題也。

三日，十二點起身。路隨河下。山漸卑下，路漸平坦寬廣，河邊沙棗叢生，紅實纍纍，頗足點綴風景，然聞不可食。楊樹亦多。河頗有支流，路或行河左，或到河右，河邊間有居民。三點鐘後，路轉左，得一山間廣場，有一小村，即行住下。此地有人說叫下河，據居民說則名上河，也叫作三汊河，因有三河于此地

交流。此地有一營長，住兵一營。營長爲東土爾扈特人，名色格賽，聽說我們到，卽出來請我到他營裏喝茶。到那裏，又看見他的書記長，姓陸，名懷彬，號質齋，安徽壽縣人，在新疆遊宦已三十餘年，對於新疆情形很熟悉，後來聽見春舫說，他所見底好幾個營長的幕友，皆尊仰此人，以爲不可及。色營長漢話甚好，人頗忠誠；後聽春舫說，他肚裏記的中國故事甚多；對於土爾扈特由俄來歸的逸聞，也能說得原原本本，則此人固自不俗。歸帳，正喫東西，則色營長又來請喫便飯，與廣丁同往，一暖鍋，兩個碗，羊雞稻飯，味頗佳。歸後又來饋一羊，力辭不獲，只好受下。無法還禮，我同黃丁各檢出數事，勉強送去。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二公里餘。

四日，十一點鐘起身，色陸又出親送。走多半點鐘見一村，名下河。途旁山勢更開。又走一點多鐘，見一村，名頭工。再前，有一山突起，中斷若闕，出此山口，山勢已完，遠處雖還能望見山，而近處則只有坡坨起伏。人家疏疏落落，數頗不少，地全名二工。有一高牆，上有堞，似係前日破寨。內住軍隊十

餘，全係漢人，爲沁城陳守備所管。又前行，住一軍營前。營長名佈彥，爲北土爾扈特人，其部下亦全係蒙古人。佈彥聽說我們來，卽出來請我同海德到他營內喝茶。辭出後亦送一羊。我們又請他到我們帳裡喝茶。此營長人頗精幹，聽說他纏頭話，俄國話完全能說，漢話說的同我們一樣。談次說家鄉很遠，似有不願久居此土的意思。後見一漢兵，歸化人，但在蒙古營中；問他，知道他係他人僱來的，因爲新疆兵係強派，蒙古人不願離家鄉，僱他代當一年差，他除領應得餉銀外，還得僱金八十兩票銀。現在每一元大約換三兩五錢票銀。以後又有二個漢兵在營前問談，大約說這邊的兵什麼全不好：衣服襤褸；每月止得七兩票銀的餉；外每天一斤半麵；另外就是過年過節，也是什麼全沒有；老幼皆有，老的騎不上馬，幼的擱不動刀！云云。他們後兩句話，或者有點過火，然也可見新疆軍隊的一斑；對於內爭，或者可以扎個紙老虎，嚇嚇別人，一日有外患，結果可不問而知了！早寢，寢後，王殿臣來說營長派兵二人給我們守夜，我想辭也不能，只好叫他們辛苦了。今日道右有地名石鐘山，莊永成上去，找回石頭兩塊擊之作金聲。今日行

十餘公里，步行四公里半。

五日，十一點鐘起身。道旁間有小山，路較平易。二點後，望見小山橫亘，上有廟，下有廣原，即爲廟兒溝地。此廟爲回教先賢的墳墓，春舫曾往觀，地或即以此廟名。據春舫說，山下尙有大佛寺，爲道光年間所建，內有道士二人及甘省逃荒窮人數名。兩點半即行住下。帳未搭成，即有兵持二名片來請，一名李成祥，係漢營長，一名堯樂博士，係纏頭營長。往會，後到者尙有北土爾扈特營長巴圖那生，沁城守備陳萬祥，未幾，下河的色營長也到，除我們從二江來的團員外，春舫也在那裡。內以纏頭營長爲最精幹，一望可知。他們要請我們喫抓飯；抓飯的名字我久已聽說，却從來沒有喫過，這一次來新疆之先，已有意設法嘗一嘗，不料今天即得喫到。我以爲真要令我們用手抓，實在今天並不如此。開頭上幾盤白煮的羊肉，塊頗大，用手拿起，加鹽撕食，這大約是蒙古的喫法，味頗鮮美。後每人白米飯一大碗，上加羊肉數塊，至飯大約用羊油炒過，味極佳。我想如果有人在北京，請一個纏頭廚子，開一個抓飯館子，或者有不少好奇的人

到那裡試嘗異味，亦未可知。餐畢，堯營長說郝德等到廟兒溝的時候，督辦來電，提出三條件；他也沒有詳說三條件爲何種，但說武裝應該封起，還存到我們那裏，不過他要派人看守，大約係條件的一事了。我們對於此條件，立時承認。

辭歸，這幾位營長來帳，又添一南土爾扈特營長，名老棟，少坐卽去，往看封閉武裝。今日始見沁城雪山正面，山頂帶積雪，下有薄霧籠罩，意態雄偉蕭逸，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美麗，徘徊觀覽良久。春舫說：聽巴營長說，楊督初接本團到漸消息，並無成見；後接來信說，本團要在哈密，迪化，羅布淖爾三處設立氣象測候所，亦卽知會地方官；此時該處蒙回王公頗懷疑慮，說我們不知氣象測候所爲何物，不曉得是福呢，還是大禍，所以還是阻止不來的好，卽以此意陳楊督，楊督卽電北京擋駕，但此時我們出發已久，擋駕不及；後又聞要添設一和闐氣象測候所，也還沒有什麼；後聞從二力子河的俗名。即額濟納河來的商幫說，我們帶有二百打手，槍械齊全，楊督乃大疑，說既是學術團體，爲什麼又有打手呢？乃派遣偵探，調遣軍隊，申嚴邊禁；後郝德等到，又頗有誤會；後因條件商妥，準到哈密；現看見大家

到這裏並沒有什麼打手，謠傳誤會，可望消除云云。他這些話前後全近情理，大約離事實不遠了。巴營長又派人送一羊，只好受下。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二公里。決定明天換駱駝速行到哈密，需駱駝三十，雇洋三十元。又雇駱駝五十，派 Y力尤兒 一帶著，往迎行李，明天到下河，後天即由下河出發。至于乏駱駝則令牽駱駝的人慢慢往前哄，同前郝德等帶來的駱駝會合。

六日，九點鐘，行李即整理好，但所雇底駱駝，又已遠放出去，趕緊催促，起身時已十點以後。初出發時爲芨芨草原，未久，即又入戈壁，道右望雪山，道左則小山橫亘。走一兩點鐘，道左山盡，成一一望無際的戈壁。駝健行速，令人氣爽。路頗直。兩點後得一泉，未幾即見電桿，爲從哈密至沁城的綫路，去年始行設立。黃昏後，繼續前行；黑夜行戈壁中，幸有皎潔的月光陪伴，得免寂寞。後月下少有浮雲，旁成大壙，然光尙可照見鏃針。十點後戈壁已盡；十點半後，抵一回村，漢名大泉灣，護送兵言前至黃蘆岡，止十數里，尙欲前行，但米綸威曾走過此路，知道還尙有二十里許，遂行住下。今日行過十二點鐘，得五十

餘公里，爲從包頭出來後從來未有的大站，步行四五公里，飯煮熟，喫畢就寢時已過兩點鐘了。

七日，住地附近有十數家，但頗散漫。皆爲纏民，種地卽以坎井灌溉。十二點鐘後乃行起身。初行時田皆墾闢，再前地尙荒蕪。二點後過黃蘆岡，地爲老營長駐地，留一名片。此地有民居數十家，聚居成一街。聞漢民皆有。四點鐘後到一類樹，有居民五十餘家，村較黃蘆岡爲大。到村中，堯營長在焉，請至室中，頗寬廣整潔。又請喫飯，初進仍爲蒙古式羊肉，繼爲羊肉煮麵條，味美。他說給我們預備了屋子，請我們在他那裏住，辭以我們的駱駝，離這裏不遠，明天八點起行方便。出村十分鐘，卽抵住地。郝德等帶來底駱駝也全在那裏放，看見《X L 7 又等，交來達三信一封，說他們二十九日出發到迪化，及從前沿途的情形，並附有華志英文電報一封，說那邊情形非常困難，聽說兩月以前，檢查人曾檢出一封勸民衆請願的信，以後楊督命一切的信全送到他那裏云云。住地東北望，雲色迷茫，雪峰高聳雲表，如非素知有山，卽當疑爲雲幻峯巒。此山奇幻

萬千，何時看，何時美，無一時與他時相同，真令人驚嘆無既！今日行一二十公里，步行一公里半。

八日，早起，天氣甚寒，惜海德所帶底最底寒暑表早已爲駱駝踏壞，不知最低溫度。我看曉光照雪山已經多次，而今日仍驚奇美。我在瑞士，曾看見雪山，又看過雪山的照片甚多，何嘗有今日此山的艷麗？因恨我國工藝不良，不能將此景印下。然佇立片時，瞬息變化，且無一時不奇美，才感覺到這樣的奇景，微特照片不能留，卽帶彩色的活動影片，也恐怕極難將牠捉住，然則除了靜觀實體實景，心驚神駭以外，豈復能有別法！八點過後起行。十點半到一村，名新莊子，有人叫作王家新莊子，再前爲蔡湖莊。過新莊子以後，土地墾闢，村落相望，儼然內地。然民居散漫，廬舍到處皆有，不知其爲一村耶，多村耶。我們從廟兒溝出來，卽有漢兵四人，蒙兵四人，纏兵四人護送，今天起身未久，卽見堯營長帶兵十餘名，國旗前導，怒馬先行。未幾又見老營長亦如之，但無國旗。將到新莊子時，他們還在那裏等我們，看見我們將近，才繼續前行。將抵城時，卽接

近前導，又有蒙古馬隊十餘人亦在前導，路旁聚觀的人很多。進哈密東門，城爲土築。直到旅部，見著此地的劉旅長：旅長名希曾，字繩三，甘肅晉寧人，人頗客氣。他說督辦來電與郝德等約三事：一卸除武裝，二檢查行李，據說此事在哈密說此行二年。三出入謹慎；現事同一律，請準檢查以完手續，云云。同坐者有朱縣長，名烈，字武之，奉蘭人。多統領，南土爾其特盟長，兼爲胡圖克圖。陳郵務局長，字良材，及營長多人。旅長說，原來馮閻合謀擊張，閻軍大敗；馮軍倒戈入晉，後亦大敗！重要將領皆被虜！開封又爲奉軍佔領！蔣介石復歸，唐生智逃往日本，東南大局糜爛！南方破壞禮教，兄妹嬾亂！母子聚斃！云云。檢查畢，歸團中所租廬中。廬在新城中，共房一二十間，我住在上房西偏。未安頓好，朱縣長派人邀到飯館裏面喫便飯。館略如北涼的二章館，且並無雅座，光綫頗暗，爲漢回所開，然菜味尙佳。聞哈密此類館子，尙有一家，大約爲此地頂大的館子了。擬一電稿，致楊督，文爲「敵團齊到哈密，赫定因病滯途，不日可到。少息即回晉謁，徐炳起佳」，明日即當拍出。今日行十餘公里。

此行于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離額濟納河，十七年一月初八日抵哈密，共行六十二日。除休息十六日外，實行四十六日。路程後多日未能詳測，赫定先生後來，所行路較南，故大隊無路程總數。初離額濟納河時，計四十日左右即可到哈密，沿途因風雪及駱駝的疲乏，遷延至六十餘日。中間竝有四十八日不見人烟，減食及殺駱駝爲食，始能捱到二架胡桐及大石頭，團員之疲乏與困苦略可想見！幸雖疲困而除我同赫定先生外，竝無病者，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也！至駱駝則沿路倒下及殺食者已不下二三千。其餘亦疲病，將來能養好者不知共騰二三十否！每駱駝約值價百元，卽此一項，團中損失已不下萬元！實在路程竝非遙遠，如非駱駝疲乏，四十餘日準可到哈密，困苦幾可減去一半，這樣的責任，大部分全要由我們的駱駝隊長拉爾生先生 (Larsen) 擔負。拉爾生瑞典人，爲赫定先生的老友。他于民國紀元前二十年來萍傳教，庚子年後舍去經商，日往來于外蒙古，張家口及西伯利亞諸地。袁世凱時代，他曾任蒙藏院顧問。他的蒙古話可以說比蒙古人說的還好，漢話也說的不錯。他在張家口曾養過駱

駝多年；安得思在內外蒙古考查時，也就是他管理駱駝；他對於駱駝可以算是有極充分的知識，他對於赫定先生又極忠誠，然而他竟作出很大的錯誤！他的大錯誤約有兩端：一，駱駝也同騾馬相似；我們鄉間富人所養底騾馬，常常是很肥的，但用起來，一點疲勞也不能任。一因為牠們沒有工作的習慣，二因為牠們雖然很肥，牠們日常的食料却不過草麩之屬。至于終天長途旅行的騾馬，每天喫料，雖瘦骨嶙峋而實能負重致遠。拉爾生所買的駱駝，大多數是在草地游放，有三五年未曾工作者。看起來似乎筋強力壯，其實沒有工作的習慣，所以頭幾天常常驚走，致耽誤了不少的路程。以後不驚走了，却已經疲乏了，不能再任重了。如果他買商家每年往新疆駛貨的瘦駱駝，飽給牠們料喫，牠們開頭絕不至于常常驚走，以後也絕不至于這樣容易疲乏。二，因為他在蒙古已將四十年，庫倫張家口及其他蒙古的道路，他不曉得走過若干次，他自以為對於蒙古的路程，無所不知，所以也不屑于去問一個人。其實張家口庫倫中間的路，沒有水草的不過三五天，過去全是很好的水草，駱駝對於這三五天的壞水草，並

不算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我們走烏闌察布盟時，全如拉爾生之所預期，毫無問題。及至到了阿拉善旗，過了第一箇壞水草的三五天，又有第二箇三五天，第三箇三五天……已經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使他迷惑不定了。及至過了額濟納河，五六十天中，可以說沒有一處有很好的草場，他遇著這樣「匪夷所思」的地方，還能想出什麼法子！在額濟納河的時候，我一天同赫定先生說：途中既沒有好草，何不買點料給駱駝喫？他隨即問拉爾生，拉爾生說：蒙古的駱駝從來不曉得喫料，那裏能行得了！他這樣回答，對駱駝毫無經驗的我，還能有什麼話說！以後北分隊到了，我問此隊中管駱駝的生瑞恆，他們駱駝的情形何若，他說還好。我問他的緣故，他說覺到駱駝不好，就趕緊給牠們買料喫。我問他，不是說蒙古的駱駝從來不曉得喫料麼？他說牠們第一天自然不曉得喫，只好強灌牠們；牠們以後反嚼，知道有很好的味道，第二天或第三天，自己要找著喫了。我問他既是有這樣的好法子，爲什麼不告訴拉爾生說，他說我這樣小孩子，（他此時二十三歲，拉爾生則已五十七歲，且老氣橫秋也）不敢告訴人家說。

我得了這樣的實例，乃又同赫定先生說，他對於駱駝並非不在行，而對於老友拉爾生，總不願同他爭。我強聒了兩點多鐘，他才答應同拉爾生商議。歸結他們全承認我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前途遇見賣料的即行購買。但是……但是……「甘力X L 又力河畔既無賣料商人，以後就是四十八天的大曠漠，又能從什麼地方去買草料呢？團內拉駱駝的蒙古人沒有一個走到過西二盟，不要說再遠！拉駱駝的漢人也沒有人走過額濟納河，可是還有人走過阿拉善旗，覺到拉爾生的辦法不很對，可是他老先生「無所不知」，絕不肯聽別一個人的忠言！歸結鬧出來這樣大的損失！我因此經驗，更感覺到在哲學中由先方法 (methode a priori) 的靠不住了，噯！